淨德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淨德集

(三)

呂陶撰

淨德集卷十六

論

西漢論

善治天下者。必觀諸時。而不擇事之難易。蓋天下之事。有遠近大小之別。而無難易之定體。惟其時不可爲。則謂之難。時可爲之。則謂之易。昔者聰明睿聖之君。賢智才能之臣。未嘗不欲舉其遠者大者。而行於天下。惟值乎時有不可。而遂不爲之。當時深有不足之心。後世亦爲之惜。然則時者治之端。人君之所詘伸也。夫時有不可而不爲。則固足惜矣。時無有不可。而亦不爲。則仁人君子。謂之何如。嗟乎天下之事。多失于此。而莫能臻夫極致。王道所以不及於古。而生民有不幸也。秦之將亡。禍流四海。嗷嗷之民。求息肩措足之地。而舉無所容。漢高帝仗義以起。誅伐無道。援而出之于塗炭。首除苛法。約以三章。數赦罪屢賜爵。軍事勞苦者。復其田租。郡國多賦者。減其歲獻。鄉縣爲置三老。以帥衆爲善。飢者甘糟糠。寒者利短褐。故得望之如雲霓。親之如父母。以布衣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然當此之時。去周未久。三代之宏規遠略。遺文舊制。與其民之耳目相接。疑其猶有存于天下者。以新造之天下。而乘民心之初得。苟能講求一

二少做而用之則愚者不以爲驚智者不以爲迂闊然而不能者何也十二年間寇難未盡平法度未盡立而未暇及之也故高帝之政不過前之數事而已至于文景以恭儉養民孝武以雄才大略致治皆處大有爲之勢而亦不能者何也非時之有不可也彼見高帝得天下如此之易其所行者乃前之數事而民之悅服亦已如此之易則其心以爲治天下之道不過如此而無難惟不爲秦之所爲而行高帝之所行則亦足矣蓋不察高帝之時有不可也於是舍其遠者大者而取其近者小者以行之是故不立公田什一之法而除租釋賦以勸農不敦引年養老之教而歲賜牛酒以示惠不遵賢能賓興之制而務察孝廉不施鰥寡有養之道而惟行賑貸不崇鄉黨庠序之訓而增置生員以廣學者不書德行道藝之美而復其孝悌以風斯民是皆近而易行不足以經遠名爲治理而曾無其實使三代之道邈然不可復見政教益苟簡風俗益偸敝可不惜哉是故仲舒譏其不能更化賈誼痛經制之不立王吉以爲未有萬世之長策者此也昔唐太宗與房杜議與禮樂而曰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嘗三讀而歎之苟易地以處則西漢之風豈有愧于三代乎

東漢論

天下國家之權不幸而爲小人所乘則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于是忠臣義士痛心切齒合謀共力犯大難而攻之攻之而勝則天下賴之以安攻之不勝則繼以死而無憾然其勢常不勝以及於死天下

從而悲之。竊嘗攷求成敗之迹。爲之深思遠慮。而見其亦有可禦之策。不必犯難以攻。而使之不可勝。蓋先幾之謂也。夫小人而能竊天下之權。則安有無故得之者哉。其始也蓋天下有不幸之事。君子不爲之辦。而小人辦之。幸而有成。以爲其功。以固結世主之意。于是氣燄熾烈。而黨與盛大。後之人君。生於深宮。溺於近習。熟聞其說。而謂斯人之足以辦吾事也。則又從而親信之。故天下之權。爲其所乘。至於喪亂而不可解。世之君子。既有扶衰持危之心。盡先天下之憂而爲之謀。使辦事在我。而收功不在于彼。深防其源。痛遏其流。則奔衝決溢之患。不及于後世。豈有因之而遂喪天下者哉。惜乎始也不能一出力以辦其事。由是功不在我而在彼。既以啓其強梗之漸。以遺後世。及夫權移勢立。而乃與之力決勝敗于死生之際。多見其重不幸也。此譬如以百金之劍。授於盜賊。逮其行劫。有人焉。一旦竊不平其暴戾。敢持梃而搏之。反至于死。死之者固無愧矣。授之劍者安可逃其責耶。東漢宦官之盛。自鄭衆始。衆之盛。以和帝幼弱。而有誅竇憲之功。其後國統遽絕。母后臨政。孫程定立順之議。曹騰參建桓之策。朝廷綱柄。盡付其黨。陳蕃何進竇武之徒。懷憤奮發。欲清妖穢。而不免殄戮之禍。劉氏龜鼎。由此淪失。使誅憲立順建桓之事。當時將相。能收其功。而不出于三兇之手。則姦佞之勢。豈遂滋長而至是耶。忠臣義士。亦未遽然爲之死也。唐之宦官。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其徒日益肆橫。而不可禁。然二人者。其始亦有寶應定策之功。故其終乃有甘露之事。此前世安危成敗之明驗。炳然可見者矣。嗚呼。功者忠義之實也。君子之所宜有。非

小人之所可居也。小人而居功。微則利己而害物。巨則至於亂天下。豈獨宦官而然乎。有天下之大節者。然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也。幾微付畀之際。敢不愼哉。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處師之極。爲衆所歸。以大君之命。而有開國承家之事。豈小人而可用乎。此聖人所以深明夫治亂之大計也。

魏論

善計天下之安危者。必審其利害之兩端。而不泥于懲戒之偏說。思其所以爲利。則防其所以有害。蓋有其道可施于安可施于危。使天下之變。不能乘間而發。是之謂知本。天下安則內足以制外。天下危則外可以禦內。此利害之所宜審也。彼徇懲戒之偏說者。見其利而不知其害。可施于安而不可施于危也。蓋天下之變所起有二。一曰諸侯之強盛。二曰大臣之持權。強盛則爲外憂。天下所以漸亂。持權則爲內患。天下所以速亡。此二變者。有內外遲速之異。世主豈可不察哉。然則所謂更相制禦之道者何也。曰修法度。愼政教。足以杜強盛之漸。固藩衞。完形勢。足以破持權之姦。周之始封八百餘國。有賦足用。有兵足戰。朝覲貢獻。莫敢先後而至。當此之時。未聞有不庭之國者。何也。有所服于內也。及其衰世。大邦千里。齊晉起而爲盟主。天子之尊。僅存位號。當此之時。未聞有擅命之臣者。何也。有所忌于外也。是故內有治政。則無慮諸侯之強。外有諸侯。則無慮大臣之橫。所謂相制之道也。昔之圖治者。不究于此。以爲廢諸侯則無

外憂。天下可不僭亂。是安閒無事之策也。是不知諸侯之強。始于王室之不綱也。徒知外憂可弭之爲利。而不知內患無以禦之爲害也。欲去天下之僭亂。而反取天下之速亡也。其說豈不偏哉。秦懲周之所以亡。不授子弟以尺寸之土。獨收其權。以控制四海。纔歷二世。乃死于趙高之手。漢鑒七國之所以亂。推恩分國。以銷維城之勢。輕根易拔。危基易動。方百年間。乃爲王莽之所乘。世祖中興。失于遠覽。封建之制日益陋。郡縣尸其政于外。臺閣總其務于內。宗室侯王。惟衣食租賦而已。睽孤之釁。遂爲曹氏之所窺。此三者皆外無所救。變生于內。而不能禦焉。曹魏之亡。何以異此。既以詐力而得。又欲以詐力而守。無親疏無小大。未嘗以誠信待之。故于同姓之臣。尤爲猜貳。雖有疏封之名。曾無任爵之實。官屬則付以下才。兵衛則給其殘老。惠澤不流。科禁峻迫。貶侯削地。無歲無之。至有昆弟不得同路而出者。權輕勢弱。僅同匹夫。是故賊臣一施其謀。而魏之神器失矣。夫以任城之剛武敢爲。陳思之機慮敏博。而使之握重兵據勝地。洎諸宗子。分列建置。以忠義同憂之心。爲慘罔不拔之勢。處可以遏姦萌。出可以靖大難。則司馬氏安能遽遷其祚業哉。昔者朱虛之謀倡于內。齊國琅邪之兵待于外。乃能平諸呂之亂。由是而言。則利害之端可見矣。惜乎魏之不監于此也。

晉論

晉之亂亡。議者談之多矣。或曰外裔盛彊。侵暴王室。劉聰石勒之徒。據有中原。兵寇乘風而起。徧滿天下。

惠懷昏庸。力所不制。乃有奔播之禍。或曰當時公卿大臣。宗尚虛曠。徇名而忘實。好清言而不可適用。姦雄之士。窺其所不能而攻之。乃底于敗壞。此二說者皆指其已然之後。而不究其將成之前也。今夫富家巨室。多蓄貨財。父祖處之有素。子孫亦能守其所積。苟不至于慢藏。則平居終日。安見劫奪之患哉。惟失其所主。而輕其所蓄。舉希世之寶。以寄諸臧獲。舍千金之貲。以委諸通衢。則盜賊肆志而奄有之矣。勢至于此。而不窮致寇之因。而乃責家人之不能禦寇。抑亦惑歟。然則劉石足以亂晉。而晉之禍不始于劉石之盛彊。公卿雖不足以捍患。而晉之亡不繫於公卿之崇尚。蓋天下喪亂之端。何嘗不自內起。人君失道。則姦民叛羌有竊伺之意。權臣擅命。則壯夫烈士懷不平之心。此前定之理也。宣景之取天下。豈有分毫仁義以服人之心乎。索其始終。則皆天下之所不容誅也。然而得之者幸也。天下有以幸而得。無以幸而守。何則。其得以天。而其守以人也。武帝之于天下。豈非亦欲以幸而守乎。彼賈充者。魏之賊臣耳。而任託大事。與之婚姻。知惠帝之不肖。而不能處以大義。提四方新定之勢。而付授非人。則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苟安而已。固不暇深思遠慮。求爲千萬世之策也。既而楊后得徇其愛。又以楊駿爲之輔翼。此數事者。足以啓竊伺之意。而激不平之心矣。亂亡之根。固已盤于朝廷也。是故自太康之初。吳人獻地。天下始一。至于永平。方十餘年。三楊被誅。賈后專政。宗室諸王。自相殘戮。中外觀釁。反者屢起。永寧而後。天子日有遷廢之虞。統緒之大。不絕如綫。是以元海父子。始建僭號之議。石勒之衆。繼爲寇孽。自是而下。中國之勢。四

分五裂。而天下之禍。遂至于不可解。嗚呼。有武帝之不斷。然後有惠帝之闇弱。然後有賈后楊駿之暴戾。有賈后楊駿之暴戾。然後有宗室諸王之變故。有宗室諸王之變故。然後有劉石侵暴之禍。皆武帝有以導之也。彼武帝始爲之謀。則亦不謂其禍之至于此。惟其欲幸天下之苟安。而遂及之矣。周之王業。自后稷以來。積功累德。歷數十世。大命旣集。猶不敢遽然當之。及武王成王之際。則以周召爲之左右。聖人之欲天下之安也。豈敢有求于幸哉。經曰愼厥終。惟其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國之將亡。本必先顚。其晉之謂矣。嗟夫。自古喪亂之端。未嘗不起于內。得失安危之相倚伏。可少怠而不思乎。

隋論【案】此篇原闕。今據略所敘存其目于此

唐論

隋唐之際。天厭亂久矣。高祖始受命。經營創造。天下略平。太宗宏謀遠算。以底大定。高宗昏庸。權移武周。中宗繼之。韋氏奪柄。唐之基緒。絕而後續。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禍。而不生于天下之變。豈待擬議而後明乎。然自天寶至天祐。始終幾二百年。變故數起。而遂及于亡者何也。迹其衰喪之端。蓋有四焉。一曰方鎭。二曰四裔。三曰姦臣。四曰宦者。四患之生。則又有所從矣。方鎭之患。生于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四裔之患。生于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姦臣之患。生于聽任之惑。宦者之患。生于危難而賴其功。其生雖異。而其迹相表裏。內有以召。則外有以應。惟其明君忠臣。或禦于外。以定內之勢。或制于內。以成外之功。是以

亂而復治。危而復安。及其內外之患。幷起共攻。而上下無以制禦。則天下崩解。而不可支。此唐亡之明驗也。藩鎮諸帥。分列四方。大者千里。少者數郡。建幢授鉞。犬牙錯峙。沿邊皆置節度府。范陽朔方。兵至十萬。威武相高。暴戾相勝。一旦窺伺國釁。卷甲而前。則中原丘墟。天子播越。亂根逆萌。既無以制。然後加之王爵。以安其意。賜之金券。許其自新。姑息繼世。幸于無事。此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也。肅宗之初。志在恢復。西戎嘗引軍赴難。收復二京。亦賴其力。代宗時寇孽未殄。又嘗率衆討逆。既與之和親。又待以殊禮。西戎之性。暴而無厭。及大厤之際。吐蕃侵掠。屢至近輔。卒犯京師。此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也。明皇之于國忠林甫。代宗之於王縉元載。德宗之于趙贊盧杞。此聽任之惑。輔國元振。始建寶應定策之議。而宦官彊盛。此危難而賴其功也。國忠林甫既專政。乃有天寶之亂。縉載輔國元振既用事。乃有大厤之寇。趙贊盧杞既擅命。乃有奉天之危。此內召而應也。然天寶之亂。則子儀光弼。能靖大難。再造王業。而天下不遂壞。大厤之寇。則又爲子儀蕩平。而中原不遂失。奉天之危。則渾瑊李晟竭其忠力。以清妖祲。而王室不遂亡。此之謂禦于外以定內之勢。德宗之季。以延賞之怨。罷李晟。以延齡之謀。廢陸贄。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兵授閹尹。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可畏矣。憲宗憤威令之不振。勇於撥亂。誅劉闢執李錡。討王承宗而不疑。一用裴度。則淮西之孽掃去。逆藩叛將。蓄銳喪氣。而思效順。穆宗之時。崔植杜元穎不知兵。朱克融之亂。復棄河朔。元稹與魏弘簡交害國政。至于文宗。則守澄有勳。宗閔爲相。甘露之敗。京師喋血。當此時。姦

臣宦者之勢又可畏矣武宗以雄謀勇斷抗舉國勢一用李德裕而誅陳行泰破回紇討劉稹皆有成績而寇孽不敢肆其暴此之謂制于內以成外之功僖昭之際主德既昏令孜復恭擅執威柄盧攜張濬輩爲之輔翼既有沙陀之侵暴又有朱溫之吞噬則天下之勢固去矣嗚呼唐三百年而治亂循環如此爲萬世之策者安得不遠監而深慮哉

五代論

甚矣天下治亂之不常而爲君之難也其始也未嘗不欲爲千萬世大定之策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則喪亂之勢如洪河之去其隄防奔衝決溢散漫四遠流至百年然後其患稍稍止息方其安流而未潰也可不深窮其源而預慮他日之害乎周之衰自昭王而下諸侯之勢日益盛強齊晉秦楚有國千里以兵相攻以地相制大吞小滅二百餘年然後併而爲六國又一而爲秦秦不能守纔二世而遷爲漢天下至漢而始服晉之衰自惠帝以來四裔之勢日益熾烈劉聰石勒乘王室之多故裂中原而處之擅王僭帝倡爲禍首四方巨盜如毛之多接迹而起百餘年間天下分割而爲國十六又二百年而傳之者七代然後合于隋隋不能守未三十年而遷爲唐而天下始定唐之衰自穆宗而後方鎮之勢日益暴橫兵強地大盤結于外亂根逆本深不可拔百餘年間唐祚因之以亡唐雖亡而其遺毒餘烈存于天下奸雄藉之以盜神器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禪底于喪亡壞敗之極聖人出而天下始安嗟夫此三亂者其源

之從來甚長。故其流之所適甚遠。皆歷數世而後可以止息。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議。惟以其去唐最近。而于今不爲遠。亦可撫其既往之迹。而著爲監戒。以杜萬世之患焉。昔者唐之禍既始于方鎭。終于盜賊。而遂爲梁之所乘。自梁以來。以亂濟亂。其覆亡之端。則與唐無異。或以將帥之跋扈。或以外裔之侵迫。繼之以驕悍之兵。滿于天下。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是故或變于外。或潰于內。而不復支矣。國家蕩除根芽。混一區宇。立成法制。思與萬世爲利。罷藩侯。銷武力。將帥之臣。受成于內。雖擁兵專閫。而未嘗敢擅威福。凡進退出處。惟天子之命是從。求其跋扈之狀。固無有也。然而外侮驕兵之勢。則志士仁人。竊以之爲憂焉。以後唐之亡驗之。則悍兵可不爲之防耶。以石晉之亂推之。則邊圉可不爲之備耶。失慮于一日者。召患于百世矣。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書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夫詩書之所戒。必稽稱衰晚。假譬近事。至于賈山獻書漢帝。而又借以爲喻。其言最號明切。然則倏季末之迹。爲隆盛之規。豈非聖賢之心歟。此飢生所以畢其說于五代也。

淨德集卷十七

論

發蒙論

聖人之作易也。探天地萬物始終之變。而歸之於人事也。歸之於人事者。蓋示人以進退用舍吉凶得失利害安危之端。俾夫深思而遠慮。詳愼而善應。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六十四卦之相受。以用相濟。循環適變。而無窮已。一卦之設。各言一時之事。而立其宗主。以成天下之務。六爻之別。各象一人之爲。而著其善否。以示趨避之宜。是以從之則爲亨爲利爲吉。逆之則爲悔爲吝爲凶。此乃易之體要。而爻之爲大戒也。蒙之爲卦。繼於剛柔始交之後。言萬物始生而蒙穉也。物之始生而蒙穉。而無有以發之者。則性命將安歸乎。故履蒙之世。陰必求陽。闇必求明。而庶乎發之焉爾。然則求之與發之者。抑亦有道耶。曰求之者貴其誠。發之者貴其始。求之而不以誠。則巧僞之端萌。而不足以告也。發之而不以始。則愚昧之漸長。而雖告之不諭也。初六者以陰柔之質。履一卦之初。比附於陽。近而相得。所謂以誠而求發於始者也。可以享初筮之告。而無再三之瀆矣。夫蒙之求發。而發之得其道。則善惡之變萬事之理。可

以煥然坐照。而不迷於曲直是非之分。爲衆人之所信聽也。孰謂獄訟之難。而不可決乎。故曰利用刑人。用脫桎梏。雖桎梏之刑。亦能斷而脫矣。夫刑之施於治道。蓋民罹於惡。而後用之。豈君子之所樂者歟。或者以聰明辨察之資。而專之於斷獄。則非君子之用心也。非忠厚以謀治道者也。非待民以善者也。是故蒙之用刑。止於正法而已。不可以長刑也。法正則分義自明於天下。刑不可長。則治以教化爲本。且一卦之象。一爻之作。而人事之取舍如此。易可謂深矣。

典獄監伯夷論

至哉。古之聖人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其仁且厚矣。其知本矣。爲之禮所以致中而納善也。爲之刑所以防過而懲惡也。大分別而莫不中焉。百志定而莫不善焉。則禮之教行矣。既中焉無過可防也。既善焉無惡可懲也。則刑之權去矣。然而其說曰。刑期于無刑。又曰以殺正殺。則刑者果可與禮並驅爭驁而適於治哉。曰不然。夫禮者止邪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暴於已然之後。且將然之邪。有禮以止之。則已然之暴。不待禁禦而自息矣。是刑之權。寓於禮而歸於治也。聖人者。樂民之蹈於禮。而憂民之蹈於刑。以爲禮者本也。刑者末也。二者之施設。率有先後緩急。夫豈非仁厚以待吾民而知本者歟。昔舜之命九官。在伯夷則曰汝作秩宗。典朕三禮。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皐陶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欽哉惟刑之恤哉。皐陶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則命

官任人而措之刑禮也。皆適其宜矣。以舜之聖。皐陶之賢。而猶兢懼於刑罰。勤勞於告戒。以爲可失不經。不可殺不幸。則後之求平允於刑罰者。舍皐陶其誰準繩乎。迨夫周道中衰。生民多僻。穆王嗟風俗之陵替。而懷古治之不可及也。於是裁量揆敍。以應世變。訓暢夏典。參用輕法。至於戒飭臣庶。則曰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典禮。而皐陶主刑。堯舜之事可見也。欲刑之平乎。莫若皐陶之職之善也。然而日司政典獄監於伯夷者。穆王之待天下。所謂仁厚知本者也。其有意乎成康之無刑也。彼四十餘年囹圄空虛。措而不用者。豈特傷肌膚之效歟。禮樂之隆。教化之實也。吾將遠取夏法。以濟周治。亦庶乎哀矜元元。而進之以禮義也。彼伯夷者。以禮齊民者也。禮達而分定。則是非不以獄訟而自辨。廉讓不以刑罰而自勸。與其免而無恥。孰若有恥且格之美歟。舍伯夷將誰監乎。嗟夫。後之人知刑之可以助治。而不知無刑之所以治。毅然持三尺之律。以較輕重。而欲求勝於斯民者。將告以是說。宜少愧矣。

聖人制富貴論

天之生斯人。而謂之靈於萬物者。蓋以有五性之動。七情之役。利欲之端。潛伏於中。而莫知其已也。然則何以稱其欲。保其生。而全其性命者。有聖人者出。欲思遠慮而爲之計。有所以養之。而又有所以節之。使之得其養。則足而不屈。使之得其節。則羣而不亂。統而言之謂之禮。散而言之謂之分。貴者安于上。賤者

適于下。尊者務于隆。卑者從于殺。而不敢以毫釐秒忽之利。汩于其間。自天下國家之大。至於閭巷閨門之微。持而守之。履而用之。晏然日以大治。而不知所以然者。皆聖人之功也。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至於約。富不足以驕。貴不慊於上。三復斯言。其知禮之本然乎。夫人之情。貧則患於約。而爭奪之慮起。吾有以給之。富則失於驕。而奢侈之患生。吾有以止之。貴則有慊於上。而以爲不足。吾有以充之。使之各適其分。而中於禮。又誰憾言。以三代之制言之。則周爲最詳。周之制。天子之田千里。而諸侯之封有百里者。庶民之家。止於百畝。則免於饑寒之患。天子之居九里。而諸侯之城五雉。庶人之受田者。廬舍二畝有半。而無風雨之虞。天子之服。以日月山龍爲飾。而卑者至於無旒之冕。一章之服。天子之食十有二鼎。而賤者五十而後食肉。此豈非聖人所以制之之義耶。夫然故祿之天下而不爲多。養之以抱關擊柝而不爲寡。知其分義之當。不可以相雜也。荀卿子著書力言治道。至於分義之際。未嘗不丁寧焉。其說曰。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又曰分者義之別。又曰禮者法之大分。與戴記之說。皆相表裏。而深明夫聖人制禮之本意歟。

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焉。本在於此。末在于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詳其在我者而先之。略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爲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威。彊者凌弱。衆者暴寡。不仁

以取勝於仁。不義而求先于義。舉天下之廣。而紛紛于目前也。責以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我爲之先。而以人爲之後。啓導其君。而使之爲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敵晉也久矣。韓起叔向聘之。楚子欲恥二人者。而求爲得志焉。故遠啓疆諫之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夫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是悟其言之是。爲之加禮於二子。而晉楚之好。遂因以隆睦。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啓疆之一言。而救楚子之失。敦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此遠啓疆之賢。能使其君之爲君子而可貴也。敢又從而廣之。以續左氏之意焉。夫中外之分。春秋所爲致嚴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爲周之大國。禮義之出也。而曹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嗟夫。齊中國也。一失而經貶其非。楚南蠻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遠啓疆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蠻荊而同於中國之例。說者有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爲妄也。夫爲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遠啓疆之言監之可也。

君子思禮義論

人倫之大別有二而已。曰善也。曰惡也。善則謂之君子。惡則謂之小人。爲君子則天下莫不貴之。爲小人則天下莫不賤之。此無他出於善惡而異也。世之人有能知君子之可貴。而小人之可賤。則安忍不去彼

而取此哉。去彼而取此者。不爲小人之爲。而爲君子之爲焉耳。衆人不仁。而我獨行仁。衆人非義。而我獨履義。衆人邪而我守者正。衆人貪而我存者廉。此其所以取貴于天下。而謂之君子也。聖人之所謂名教者。蓋以維持人倫。而通行于天下。傳于千萬世。不可得而輒易。其大略亦不過貴君子賤小人而已。貴君子則勸之。賤小人則懲之。勸之者彼無過矣。吾猶勤拳而告之。不欲其復有過也。則人將磨厲而求全焉。懲之者彼有過矣。吾更著明而責之。不使雜於無過也。則人安得不畏罪而驚懼耶。春秋者懲惡勸善之大法。以至公爲心。而深明夫君子小人之分。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炳然而不可欺也。故其所以賤小人而貴君子者。仲尼之經。左氏之傳。相表裏而爲之說。皆造夫名教之極矣。昔者齊豹爲大夫。殺衞侯之兄。以求其不畏彊禦之名。而春秋書之曰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竊地來奔。而春秋不沒其名。且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不誅之。則攻難之士。將賁力而不已。此豹之名所以求而不得也。彼竊邑叛君以求容於他國。而不罪之。則貪冒之人。將奔走之不暇。此三叛之名。所以蓋而益彰也。一以求而不得。一以欲蓋而彰。則小人之惡。豈有毫釐不獲罪于名教者哉。左氏從而爲之說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夫禮義者修性誠身而完夫道德之具也。履而行。宜而動。雖欲有過。不可得也。夫能無過而不獲罪於名教。此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而可貴矣。仲尼以小人之可賤而書於經。所以懲惡也。左氏以君子之可貴而發於傳。所以勸善也。非皆造乎名教之極乎。

教以防其失論

天之生斯人。皆可以爲善也。而有不善者。蓋中性之動。逐物于外。而心術喪于內。不知所以揉治防制之道故也。夫揉治防制之道。聖人所以成人之性。而復之于中和也。昔舜之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而告之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釋者曰。正直而温和。寬洪而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善乎舜之所以命夔之所以教。安國之論其義。凡養心治性之說。具于此矣。夫惻隱之心。而謂之仁。人皆有也。仁之失則狥愛而少斷。羞惡之心。而謂之義。人皆有也。義之失則多忍而寡恩。辭讓之心。而謂之禮。人皆有也。禮之失則巽懦而無立。是非之心。而謂之智。人皆有也。智之失則樂勤而好詐。誠慤之心。而謂之信。人皆有也。信之失則拘隘而憒理。由是推之。則正直者必失之嚴。嚴則不温。寬洪者必失之慢。慢則不栗。好剛者必失之虐。務簡者必失之傲。此人性之大蔽。發而不中其節也。宜有以揉治防制之。而復于中和矣。聖人嗟天理之易滅。而謂人欲之可禦也。于是因樂以成人之性。而著之教焉。蓋樂者生于人心之和。而發于聲文金石。可以養人善心。而復于中和也。夫生于人心之和。而用之爲教。以養其善心。而復于中和。則其感必速。其藏必深。是以正聲一發。順氣旁應。悖悼邪僻之態。不奪于外。恬愉粹靜之本。油然有得于內矣。吾見其直而温。柔寬而莊栗。剛簡而不爲虐傲也。故曰。廟焉而君臣上下聽之。則莫不和敬。鄉焉而族黨閭里聽之。則莫不和順。家焉而父子兄弟聽之。則莫不和親者。樂以教之。防其失之謂也。

況以舜之韶夔之職而國之子弟烏有不率其性以歸于中和者歟二典而下其教存于經者則周官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教國子其道一本于樂抑可見虞舜周公之心一也

有性可以爲德論

天之生斯人均是一氣也而人之有生何其紛紛而不一乎或聰明睿智而爲聖或修愼飭勵而爲賢或頑冒庸妄而爲愚是三者自孔子子思孟軻荀卿揚雄韓愈皆爲之說學者嘗聞之矣孔子以爲性相近習相遠也子思以爲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誠而明教自明而誠也孟軻以爲性之無不善如水之無不下人性善也荀卿以爲待禮義然後治待師法然後正人性惡也其僞也揚雄以爲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性混善惡也韓愈以爲上者就學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罪中人介上下之間也性之爲性者一而說之如此則學者將誰適從乎舍孔子子思孟軻之論亦莫之從矣所謂性之相近而習之相遠命之爲性而率之爲道者是性之可爲善也性之可以爲善信乎如水之無不下矣非孔子子思孟軻之論將誰從耶昔之時有以博士之學而言及於性索求其端而合於孔子子思孟軻之論者可取以爲性之說也抑詩有之曰柔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康成釋之以爲桑木可弦爲弓言人內有其性可以爲德此豈非善言性者耶方其稟之於冲和根之于至靜寂然而未動也則賢之性亦近於聖之性愚之性亦近於賢之性及夫天理一動七情相交則遂以歧分而派別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或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或不勉不思。而無中無得。故謂之遠也。惻隱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仁。羞惡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義。辭讓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禮。是非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智。安有性之不可爲德哉。自非聖人。必修之而後能也。康成之言。誠有合於孔孟矣。

設法以待有功論

古之聖人。以一姓之尊。而立乎四海之上。力至寡矣。而爲之用者衆。勢至危矣。而與之守者安。子孫綿綿。傳祚享國。爲世數十。歷年數百。天下可以漸壞。而不可速亡者。其慮深圖遠之意。豈不詳且密乎。其創制立法之要。豈不廣且大乎。要其歸蓋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爾。此封建之事所以起也。書之所述。禮之所載。始終之際。可得而言焉。虞舜之致治也。肇十有二州。置十有二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夏禹之成功也。斥大九州。弼成五服。中國之界。至于五千。其聲教之所及者。抑亦遠矣。歷夏之衰。涉商之季。而九州之境土。則已隘於前古。是以武王之初。推列五等之爵。尚循商制之舊。分土惟三。蓋以九州之地尚狹。而不足以容之故也。洎乎成王周公。既致太平。廣大土壤。制爲禮法。以成先王之意。設五等之封爵。制之高下。而限其疆理之廣狹。是故公之地以五百里。侯之地以四百里。伯之地以三百里。子之地以二百里。男之地以百里。以七千里之廣。而王畿據有其一。則八州之大。可以封者。其多少之數。不可得而知耶。故職方氏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公五百里。則四公。侯四百里。則六侯。伯三百里。則十一伯。子二百里。則

二十五子。男百里則百男。鄭氏釋之以爲則者法也。設法以待有功。蓋地以開方爲說而知之。且明成王周公所以封建之意也。夫周盛時。天下之地必如此之廣也。天下之諸侯亦必如此之多也。天下之地。既如此之廣。而吾不以爲有餘。故用之以封天下之諸侯。雖諸侯如此之多。而吾以爲不足。故設法以待有功。而封建之地廣。而不以爲有餘。諸侯多。而以爲不足。則其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意可見矣。是故盛則周召相其治。以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之共守。數世歷年。而終過其歷。豈非慮深圖遠。既詳且密。而創制立法廣大之效歟。

大賢擬聖論

聖賢之心一也。其道亦一也。其窮達出處亦一也。而天下國家之治亂。生民之幸不幸繫焉。聖人之心。欲有爲以康世也。大賢之心亦然也。聖人之道。欲巨用以澤物也。大賢之道亦然也。苟不爲不用。則卷而藏之。以利於千萬世之後。此聖賢之不得已也。天下國家之未治也。生民之不幸也。然則六經之作。非仲尼之本意矣。七篇之言。非孟軻之始心矣。仲尼之意。復衰周之治於二帝而已也。孟軻之心。躋戰國之政於三代而已也。然二人者。率不爲不用。而徒能載之於六經。發之於七篇。則吾道之窮甚矣。後之釋孟子者。又能推明其始終之迹而言之。以爲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詩定書繫易象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然後論著其書。蓋大賢擬聖而作焉。是故衛靈公問陳。則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則對以

仁義。桓魋之厄。則謂之莫如予德。臧倉之譖。則謂之不遇者天。此其爲心爲道之相擬。如符節之相合。壎篪之相應。而無一毫之戾矣。此趙氏之言當也。敢從而又廣之。以顯聖賢之功焉。昔者洪水之懷襄。民多死於墊溺。則禹決九川陂九澤。而天下平。飛廉惡來之害。及於中國。則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賞罰失柄。而王道不存。則孔子修春秋而臣子知懼。此前聖後聖之爲。雖世之相去甚遠。而成功則一。皆務以康世而澤民也。戰國之衰。楊墨放蕩。君父之義將絕。而禍亂之流。浸以淫及於後世。非有禹周公孔子之心。安能禦哉。故孟子之好辯者。所以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而承於三聖也。韓愈氏深明其功。謂之不在禹下。信哉。擬聖之作。抑可見於斯矣。

崇所尚則義不虧論

爲上而尊。居下而卑。履貴而隆。處賤而殺者。事之常也。天下固有之矣。宜伸而屈。宜屈而伸。可重而輕。可輕而重者。事之不常也。天下亦有之矣。此二者嘗質之於君臣之際。其始若異。而終則同。蓋歸于義而已也。今夫萬乘之崇。九重之盛。被衮南面。人皆俯伏稽首。而願爲之臣。是其尊不可卑也。其貴不可賤也。其伸不可屈也。其重不可輕也。草茅之微。市井之陋。退處窮閭。而甘心藜藿者。其下不足尊也。其賤不足隆也。其屈不足伸也。其輕不足重也。然而人君嘗有降心損己。以致禮于巖谷之士。而不以爲愧恥者。何也。蓋有求于下而爲之。人臣嘗有篤守深信。以全其志。不見詘于世主。而不以爲悖慢者。何也。蓋無求于上

而爲之。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趙氏從而釋之曰。好善忘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人之勢。富貴不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斯極致之論矣。夫聖人之所以營治天下者。以道德才智爲之用也。而彼有取焉。則雖致禮而不爲愧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尙。可謂好善而忘勢者矣。夫衆人之所以取適其欲者。惟爵祿寵利爲之勸也。而我無取焉。則雖自守而不爲悖慢夷齊之于周武。四皓之于秦皇。嚴陵之于漢光。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又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二爻之設。抑亦配于斯也。要其歸則上爲好賢之君。而下不失爲守節之士。于義何損焉。

士惟義之所在論

天下之事。有是與非。其始不同。而其終則一者。固未可以一概而言也。六國彊秦之際。以兵相尙。以地相勝。朝合而爲從。暮離而爲衡。當時之士。大率揣知時變。求順物情。持巧詐權利之術。以富國足兵之計。開說諸侯。而欲爲之用。當時之君。亦皆樂聞其策。而冀有以取畏于敵人。于是信而用之。然其君臣之間。始終之變。亦可怪矣。其始也。同心合慮。委之以兵。授之以國。而不疑。其終也。覺起罅開。談笑熟視。付之以死而亦忍。豈非下之事上也。以權詐爲之始。而上之待下也。以權詐爲之終乎。商鞅之事秦也。變法度以壹民心。督耕戰以完武備。凡所以幷吞六國者。皆商鞅爲之。及其功成事定。而鞅以戮死。吳起之事楚也。以

峭刻少恩爲務。雖王之貴戚。悉繩以法。凡所以齊治于楚者。皆起爲之。及其政行衆畏。而起以被誅。文種之事越也。分兵民之職。以豫計先備。陳安危之端。以深諫切謀。凡所以求滅于吳者。皆種爲之。及其敵破國安。而種乃賜劍。然則三子之死。皆出于不幸焉。原其所以死之之心。則各盡其分而已矣。洎乎蔡澤之說應侯。而欲奪其位也。乃舉三子之事以窮之。是以應侯皆許其死。而謂之義之至忠之節。又從而言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意者欲明己之事秦。雖蹈危亡禍敗之機。而亦莫之顧。將惟義之是守而死之也。夫義者合于天下之宜而已。宜而死之義也。今夫說人之君。謀人之國。而惟變詐權利是務。及功成而身戮。亦不足怪矣。故三子之死。未可以言義也。以一辯口之蔡澤。而應侯捐相君之位以與之。則以身繫安危。而擇夫去就之義。抑亦虧矣。

淨德集卷十八

論

文武舉大略論

古之人制爲君臣之分者。不獨全人主之尊而已。勢必相須。義必相濟。所以經綸天下國家。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故比以元首股肱耳目腹心之象。明其同心合體而成功立事。此萬世不易之道矣。然而天下治亂不常。苟值創始造端之勢。則其君臣之際爲力難易。又可知矣。非夫上之任下者得其道。下之事上者盡其能。則天下之務孰能應之哉。噫乎高祖之經營。羣臣之際會也。可謂上任之得其道。下事之盡其能也。方秦之衰。天下惴惴困於暴刻之餘。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是故以布衣之資。一劍之任。始終五載。遂成帝業。鼎祚之安。傳至二百餘年而始危者。豈獨高祖之材能所致哉。蓋亦一時之賢傑。有以後先左右。而勳業始完也。班固之論曰。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制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意盡之矣。夫庶事草創。而天下之法度不立。則何以維持民心哉。此蕭曹之文必任。而寬厚清靜。所以率下也。四方多難。而天下之勢易動。則何以保于全安哉。此良平之智必用。而出奇決勝。所以中于機會

也。千慮則智有時而窮。此酈陸之辯所以必騁而開說于後也。連衽而起。被衮南嚮而接之。則人未之服。此叔孫通之儀所以必制而示朝廷之禮也。此四者皆聖人所以經營天下。而守之之先務。而高帝能之。則大略以舉。大功以成。乃其驗也。議者以爲知人善任使。而史臣亦言其規模宏遠。信不妄矣。

張馮近王道論

聖人之所謂至公者。情無所狥而已。故朝廷之事。君子有以一言而正之者。蓋體于至公也。體聖人之公。出君子之言。而朝廷之事得其正。推此心加于天下。乃至治之道矣。求之于古人。而見于張季馮公矣。質之以六經之義。而合于洪範之皇極矣。夫洪範之皇極。蓋統九疇之中。而立爲之法。以爲人君大用。中道以範四海。不可過之而不可不及也。故其說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且天下之治。莫尚王道。而王道之說。惟戒于黨偏。則王道豈有他乎。一本于至公而已也。以至公爲言。而適于正。則君子何慊于王道哉。犯蹕之罪。文帝欲誅之。釋之請以贖論。爲之言曰。法者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則民無所錯。既而獲從其請。文帝引李齊之事。思得良將。馮唐爲之言曰。雖有頗牧。亦不能用。以發上意。而辨魏尚之非罪。帝悟其說。復以尚守雲中。夫釋之非私于犯蹕也。蓋能執法持平。而不奪于人君之勢也。馮唐非私于魏尚也。蓋惜有功見廢。而明于任將之術也。以釋之守法之心。措諸天下。則獄訟有不平乎。以馮唐論將之心。措諸天下。則賞罰有不當乎。求之王道。誠近之矣。此太史公所以深嘉而屢

歎也。後之議者。謂天子之吏。猶不可失乎。而天子之身。安可以失。則釋之之言未探本矣。文帝能信亞夫之能軍。何至不用頗牧。則馮唐之論爲有激矣。豈有責備賢者之意哉。然歷觀漢之名臣言切于事而會合經訓。如二者鮮矣。書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其張馮之謂歟。

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

自春秋之法。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而褒貶重輕之義。進退是非之訓。卒不可得而復見耶。其大權大法。幽深隱奧。則不可得而見矣。其祖述聖人之緒餘。而立爲一家之學。裁成義例。以示後世。庶幾得其髣髴者。猶可見焉。遷固之史是也。馬遷始改編年之舊。而爲紀傳之書。以帝王繼統。而謂之紀。以公侯傳國。而謂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謂之傳。而善惡褒貶之意。寓于其中。其爲功亦勤矣。至班固則又繼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間。天下國家君臣事物之變。可謂廣且多矣。以八十萬字之文。可勝載耶。向非裁之以義例。則錯亂糅雜。而莫能究其體要。知其統類。烏足以稱爲良史哉。故紀言其略。而傳載其詳。而傳之先後。抑有義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則韓彭之後。當繼之以衞霍也。以人之賢愚而次之。則蕭曹之後。當繼之以丙魏也。而世之遠近。殊不接矣。亦非記事之體也。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顏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借秦以爲喻。路溫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

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亡。以劘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救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爲失矣。不獨此而已也。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于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于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于龔遂召信臣。凡爲此者皆類而從之之謂也。師古之言。概舉一二以明之。信乎固之稱良史也。

湯周福祚如何論

甚矣天道之難言也。六經之說有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儒者守之以爲定論。而謂其可必也。予攷以人事而實其福善禍淫之說。則亦未必皆然。蓋昔者司馬遷以爲伯夷叔齊以義諫周。食薇而死。顏回無遷怒貳過之失。孔子美其好學。而亦夭喪。盜跖恣行暴虐。殺千人。反以壽終。天之報施善人。信何如哉。此史遷疑而未辨。學者嘗惑矣。至于班固評張湯杜周之子孫。則又可疑焉。固之言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列于酷吏。皆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夫蕭何曹參之才。張良陳平之智。與高祖經營天下。措之义安。要其所以興利除害。功濟斯民。蓋亦深也。韋賢貢禹之學。匡衡薛宣之能。其輔導時君。有補于治。蓋亦多也。而其後子孫。或數十年而世絕。或一再傳而國除。彼持法刻深者。乃享祚悠長。有至建武而後絕者。豈報施之理。不得而知之歟。竊嘗

思之。顏子死孔子謂之不幸。夫以德而天聖人以爲不幸。則德而壽者。出于幸而已。使天之禍福。家至而人論之。則審無可疑。而聖人亦不以幸不幸爲之說。而乃徧覆包含于九州之內外。爲善于此者。未必蒙祐于彼。爲惡于下者。未必獲咎于上。則難以一人之報施而言天矣。以聖人幸不幸之說。而求其福善禍淫之應。則天與人兩不相廢。而教存於中。夫又何疑焉。且于公之善聽。其高門以俟顯。豈幸哉。丙吉之陰德。則傳子而不侯。蓋不幸矣。湯周之福祚。抑可明于斯也。

教論

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不強人之所未能。而使之自至。則天下皆知爲善之易。而不苦其難。吾之教亦不勞而成也。人之所能者。素有于內也。其所未能者。擴于外而後得也。施其素有于內者。則用力固少矣。而又擴之于外。則何行而不健。何求而不遂乎。抉瞽者之目。而訓以師曠之技。彼自知其資之不可爲也。雖早夜諄諄語之。安肯信其說而從哉。御不失其步驟。射不失其容止。而告之曰。久而不已。則五節五善。可以具焉。其人必有激昂自進之心。而無恐縮不敢之意。何則。其資可爲。而無所憚也。及其久而不已。則所謂五節五善者。亦庶幾矣。忠信廉孝者。天下之人皆目之曰善行。而欲行之也。或告之曰。如比干乃謂之忠。如尾生乃謂之信。如伯夷乃謂之廉。如虞舜乃謂之孝。則其心莫不畏其不可及。而自惰焉。倘告之曰。不欺于人足以爲忠。不食其言足以爲信。不苟于得足以爲廉。不悖其親足

以爲孝則孰不欣然而願行之行之而不已安知其不盡夫所謂忠信廉孝之道哉古之聖人察夫人情而知其資之可爲而慮其心之畏其不可及是故爲之教也不過其端不咈其欲充其所有致其所無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昔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哲可謂造乎道者然其問荅之語多切身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是故以敬養爲孝以言動視聽不涉非禮爲仁以敬鬼神而遠之爲智以先行其言而後從爲君子凡爲此說者欲人爲善之易也後世道喪而教衰人持異論而失其本統以告子之賢而猶有杞柳桮棬之喻謂仁義戕賊其性陳仲子許行之徒則又叛禮義之中立苟難之行以惑世噫斯言也斯行也無乃窒天下之善心而爲仁義之禍歟故孟子之教皆先乎人之可爲者後乎人之畏其不可及者先乎可爲者蓋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也後乎畏其不可及者蓋不強人以所未能而使之自至也且其言曰四端猶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如是則有惻隱之心者可以爲仁仁之至則不止于惻隱也有羞惡之心者可以爲義義之至則不止于羞惡也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夫惟徐行後長者雞鳴而爲善皆衆人之所不憚而其歸乃至于堯舜凡爲此說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人之所未能者可以自至夫然後知孟子之深于教也

學論上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爲名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一生民。而維持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爲始終。而無窮已也。天地之位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此物理之大別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有大則有小。有內則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疏。有貧則有富。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強則有弱。有本則有末。有先則有後。有恩則有威。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有愛則有惡。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則有舍。有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福則有禍。有生則有殺。有與則有取。有屈則有伸。有寵則有辱。凡如此者。蓋天下之理勢。可以俱有而不偏立也。爲父主于義。爲母主于慈。爲兄主于友。爲弟主于恭。爲君主于明。爲臣主于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也者以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體而履此者也。智也者以明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任此者也。堯以是首二帝之德。舜以是致無爲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以是輔導其主。綏靖其民。揭而爲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得而差也。施而爲教化。如江海之流。不可得而竭也。是故傳世數十。歷年累百。雖其子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大分定故也。名教存故也。詩者咏歌。此以美刺于上也。書者謀議。此以號令于下也。春秋者嚴其體。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易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千古之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爲其不足以明大分著名教也。甚矣學者之

蔽且惑也。舍乎邇而求諸遠也。違乎明而趣諸幽也。指有以言無也。借虛而論實也。三光五曜。燦然目前。曾莫之見。及其蒙冥邃黑。則熟視四方而欲辨合散之迹。寧非欺吾哉。四通八達。坦然易履。則莫之行。而乃冒險阻涉危隘。或奔崖谷。或穿林莽。終日踽踽。求以適夫大道。蓋亦迂矣。胡不以名教大分爲之宗主耶。彼名教大分者。蓋與天地日月相始終而無窮已也。誰能廢之。名教大分廢。則三才壞滅。生民不爲禽獸者幾希矣。學者之力。既不能毀天地日月。又烏能廢名教絕大分哉。徒見其嘵嘵于天下。而滋聾瞽之惑也。且天下之事有可以力奪者。有不可奪以力者。有可以勢驅者。有不可驅以勢者。有可以法齊者。有不可齊以法者。凡出于迹者。上之人可奪以力也。可驅以勢也。可齊以法也。凡藏于心者。雖其力與勢。可以死生禍福于人。而不可奪我之有。驅我之從。況能以法齊我哉。是故君子可蹈白刃。而不離中庸也。忠臣可趣鼎鑊。而不可忘大節也。昔者道之不幸。無如暴秦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挾書抵禁。偶語棄市。其勢與力。固足以勝天下矣。其爲法以破毀聖人之道。亦已至矣。道果從而喪乎。及漢之興。六經百氏之書。翕然雜出。徧滿天下。老生碩學。接武于朝。文章法度。一日振起。議者謂其與三代同風。然則秦之法固不能繩學者。亦甚明矣。道不可喪。教不可廢。故也。由是而言。則天下之學。安可齊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

學論下

天下之學而可齊以法。固無有也。學之與廢。繫乎時之好惡。則有焉。昔者春秋爲經一而傳者三。師徒異

論父子異說世主惑于其間天下從而取舍是以武帝好公羊則穀梁廢宣帝置穀梁則公羊亦詘左氏之書乃不爲世用及劉歆鄭衆賈逵陳元輩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後三家之學並行于漢而傳習至今不絕方其舍而不用與其取而立之特一時之好惡耳未能破碎大道敗壞風化也今則不然六經之舊說先儒之所講解多士之所宗師朝廷之所崇信凡立于學官者一切擯棄以爲無取而乃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萬世之公議一夫倡于前百夫和于後百夫倡于前萬夫隨而和之雖亦出于世俗之好惡耳而于大道有破碎于風化有壞敗此君子之所深憂也夫易者生于數而成于變化聖人所以盡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禍福進退得失之塗其安危治亂否泰消長之勢其隱則造于幾微之先其顯則立于神用之表烏可以七八九六之數言哉是故劉牧以數解不若輔嗣以用說也詩者出于情性因人之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觸或意之所寓苟可藉之以爲言而諭人者莫不備有方其爲言也何暇攷合于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故康成以禮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則易以數解詩以禮求猶不能知其旨而況以字說乎字之大本莫過六書引而伸之觸類以長而天下之字盡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義則至於數字數字不足則至於百十又不足則至於千萬句字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義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義哉且字有體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順言坤以止言艮以動言震以入言巽以麗言離以險言坎以說言兌則可也凡可以一字之義

測皆其體也。何從而爲乾。何省而爲坤。則一卦之用。六位之變。固未之盡。況乎造化之餘蘊。神明之妙用。而欲釋以一字。是猶以尋丈之竿而測滄海也。成功告神謂之頌。立政垂法謂之雅。繫其國俗謂之風。指物明事謂之比。取譬申義謂之興。兼總辭體之用。丁寧反復。務盡其情而不厭。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謂之賦。故桑柔之作凡十六章。閟宮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爲解乎。昔人說堯典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班固以爲癖儒之患。蓋破碎大道。學者深蔽。今乃區區求攷于點畫從省之間。則破碎又甚于曰若稽古之說也。且上所好惡。風化治亂由乎此出。昔晉之公卿徇其宗尚。終日馳騁于沖寂虛曠之域。若乘輕舟以適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忘歸。其于天下國家之實。不一語及焉。其視生民。蓋亦爾我而已。故姦雄伺隙而起。則無術以救。終之覆亡壞滅。流禍數世。迹其由來。蓋王衍王導輩爲罪之倡。今之解經者。不以莊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無涯。冥乎其無心。指鬼神之情狀。以言乎分義。推有無之體用。以及乎政教。三綱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倫之所恃以安。一切置而不議。積日持久。則安危治亂之任。其誰尸之。西晉之風。將復見矣。此君子所以深憂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變之士。與之言學哉。

淨德集卷十九

論

慮邊論一

外裔爲中國患。從古有之。雖純王極治所不免。然無如今日之盛彊者也。禦之之策。前世止言中下。雖搢紳之儒。介胄之士。偏見利害。廣論得失。或專和親以苟一時之安。或務討伐以洗數世之恥。然無如今日制御之失。契丹盛彊之漸。非一日而能。蓋自光啓以來。善窺中原之多故。起掠燕薊。以廣部族。至於石晉。則又藉其兵勢。以取天下。乃割地以報之。夫十六州者。皆據宅要害。天之所設。以峻邊防。前世聚兵置帥控扼之地。既已棄而爲其巢穴矣。而乃劃千里平廣之野。以自守禦。且藩牆不完。而戶庭易覘。則彼得奮臂以入。又安怪其有南牧之患哉。是以晉祚之末。悉衆來寇。如蹈無人之境。而得志以歸。於是有輕中原之意。國家之興。數從數叛。景德之役。氣焰大喪。始露講好之請。章聖皇帝。以休息天下爲慮。有爲民屈己之說。可其盟約。因而罷兵。而天下之武備漸已弛廢。至寶元康定之間。西鄙不庭。王師未克。契丹觀我之釁。外自連結。以邀利於上。多張虛聲。屢出謾言。以駭惑朝廷之聽。而當時之勢。顧有未安。乃議增其金帛

以至五十萬今三十年矣時獻一書歲馳一介設難可之求發非常之問以觀吾君吾相之應荅而朝廷拳拳然若奉盟主未嘗輒忤其意寧忍愧恥不敢與事惟重賂柔辭以固隣好舉天下生民之膏血劫以鞭扑聚以錐刀而歸于契丹者幾千萬也古之外裔彊盛有如今日者乎古之制御外裔有如今日者乎而乃恃以爲長久之計竊爲執事者不取也夫兵家之要先據地利不然則善屈敵人之力而勝之故軍志曰先處戰地趣戰者勞又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謂之理人力彼十六州者古稱險固之會而我皆失之則地利有不及也所恃者獨中國之富彊耳而掊剝吾民歲爲供饋使之坐得厚賂以充其力而我之生民日趨困敝王師未舉而邦本先搖動則素所恃者亦不足矣始防外憂而終召內患也雖曰和戎爲利又安獲其利哉臣恐積日持久我虛彼實彼佚我勞一旦乘隙而發則勢將不可支是和之愈久則害愈深而禍愈大所謂養虎遺患也善制之者不若是叛戾不率則有戰困窮而馴伏然後與之和戰亦在我和亦在我故彼不能得中國要領而我常得計今我常欲和彼常欲戰則彼能測我之所欲而以戰邀利於我乃其計之得也要之彼之所欲者亦未必然耳夫如是則中國何事於畏戰而好和哉今日尤宜思之矣景德之戰彼力旣屈而謀臣猛將欲乘其敗以屠之此萬世之舉矣貸而不戮則固有噬臍之悔及其以地爲請而議者不思遠圖乃許之以金幣垂三十年而請地之釁復作於慶厤之始則又從而增之慶厤距今亦三十年矣知天子之新卽位而欲窺中國備禦之淺深彊弱乃其謀也向之虛聲設言而

請者。疑其旦暮聞于朝廷矣。臣雖甚愚。不知何以禦之哉。彼方窺吾之備禦。而苟失其策。則陵侮之勢。無休已時。將拒之以兵耶。則平日畏戰而不欲加兵矣。將益之以賂耶。則民力有限。敵心無厭。而國之大費。日益不給。用以制之者。適足助之也。藉以爲利者。陰受其害也。名爲惜民。而實乃戕民也。勢至於此。則莫若一任威斷。而不可不用兵矣。用兵之略。臣敢繼而備論焉。朝廷畏戰甚矣。天下之士。疑焉而未知其端也。以體言之。而謂不順乎。則中國固可鞭笞加之而隆主威也。以義言之。而謂無釁乎。則慢求僭請。接踵以至。而衆心積憤也。以地言之。而謂其廣乎。則我富有四海。而彼乃一隅也。以兵言之。而謂其多乎。則我戍軍百萬。而彼纔什二也。中國之直且彊。契丹之曲且弱也如此。然猶畏戰而不敢用兵。以正其罪。論者乃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輕議而妄舉也。斯大不然。兵所以禁暴也。惟其窮兵則受弊。戰所以殄寇也。惟其好戰則取亡。國家方有外裔侵侮之患。而未嘗一議誅削之策。是以中國之氣。懨懨不振。而天下之心。不勝其憾。苟一日奮揚皇威。以申九伐之令。則豈有窮兵好戰之失哉。故持是說者。膠柱於一偏。而未能應變也。度今之勢。必可不至于兵戰。惟甘言厚幣。以結其心。而致萬世之安乎。雖天下之愚夫曲士。皆知其不足以結之。而必至於兵戰也。知甘言厚幣之不足結。則何事竭吾力以填盧山之壑。而飽寇讎之力哉。知兵戰之不可免。則又何憚夫凶器危事。而不講求其具也。昔者六國幷力以攻孤秦。百戰而歸于覆亡者。豈兵之不可勝歟。蓋以地賂秦。而不知其地盡而兵亦弱也。今天下之勢。固萬萬異於六國。然以契

丹與我爲敵之情而言。則亦有類於秦與六國之事。彼常邀賂而無厭者。欲窮我之力也。以賂與之。而不以兵禦也。則何以息其見窮哉。然而臣之所謂用兵者。亦非大舉六師。長驅深入。輕吾民之命。犯天下之危。力決於一勝。而驟平其巢穴。蓋亦大爲之防。先嚴其備。而次絕其賂。示以必戰。而求其成功於終也。夫困則卑順。彊則驕逆者。敵之情也。有田欽祚之勝。然後有開寶之盟。有撻覽之敗。然後有景德之好。今肆其陵慢。務求於我而不已也。豈其勢必能乘中國之釁哉。蓋六十年間。狃於國家之仁治。珍藏之財。歲歲厚遺。而無窮已。壯夫猛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彼方之人。少而耳所聞。長而目所見。惟知中國貨財之可取。而不知中國威武之不可犯。故也。是以彊而不困。驕慢日甚。幸今陛下纘治之始。乾健離明。運照萬物。天威霆怒。震驚四海。殊方異俗。深有未測。而方覘伺於我。則固宜乘此機會。而更張備禦之策。示之以無所貸忍之意。而有所必誅之道。以變易其視聽。而破壞其姦心。夫講求邊備。申嚴軍政。愼擇將帥。精練士卒。出屯要地。以爲掎角之勢。謹固封略。以全守禦之形。然後罷其歲賂。而使之無素蓄之具。則契丹之計。反覆皆窮。而不知所出。欲以賂爲請乎。則我之財不復可覬。欲以戰爲事乎。則我之兵可用而無所憚。夫內之既失於貨賄。則其力自困。外之又逼於守備。則其勢無所得。如此而部族之不微。黨與之不潰者。終古未嘗有也。不過十年。契丹必衰矣。苟非屈服於我以就命。則必逃遁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域。而不之見也。夫然後乘坐勝之勢。復燕薊之地。遵祖宗前定之策。卽范陽故府。建堡置戍。以遏三路入寇之漸。

則勳高古今。而福及社廟。豈不偉哉。與夫平日委百萬之貲與人。而拱手以待寇至者。孰爲愈也。

慮邊論二

今天下之勢。內無彊臣跋扈之漸。外無僭國割裂之危。朝廷之上。早夜深憂切計。孜孜而不已者。惟二鄙之患。臣嘗語其詳而奏於前篇矣。乃西戎逆順之情狀。臣亦竊覘其大略焉。夫以五州之地。數萬之衆。而敢肆豺狼之心。求犯天子之威怒。而不知懼者。其故何哉。蓋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靈武之地。方廣千里。表裏山河。草木肥茂。足爲放牧耕戰之所。而一旦舍之以資彼寇。使西域諸羌。坦無隘礙。合而爲一。則其類益廣。其勢益彊。不足怪也。昔之制匈奴者。必通西域以弱其助。今之所以不能通者。由棄靈武而夏人安處其間。爲之障蔽也。西域不能通。則契丹有以連結。而夏人之彊梗。豈可量哉。且自國初而來。逆順固非一也。太平興國之際。繼捧既奉朝貢。而繼遷爲寇。故端拱之詔。賜國姓授節鉞。以羈縻之。至淳化之初。侵掠不已。是以太宗皇帝奮揚武怒。銳意誅翦。王師一舉。而俘其酋領。蕃漢之戶來歸者八十餘族。因隳夏城。徙民於內。及至道之始。則又有五路之伐。然而諸將緩期不援。遂喪大功。資養餘孽。以遺害於後世。至今天下深惜之。洎乎章聖嗣位。遽請蕃任。朝廷雖察變詐。姑務寧息。乃有刺史功臣之拜。其後清遠靈武之役。起于咸平。而二壘陷。德明幼弱。則有景德之歸嚮。元昊狂悖。則有寶元之僭叛。此始終順逆其情狀可見者也。賜之以國姓。授之以節鉞。封之以功臣。加之以王爵。朝廷之恩信極

於此矣。皆不足以悅來其心。而屈服其志。於是賂之以厚幣。以固結盟好。幸其不犯邊吏。而免用師之勞。豈惠中國綏四方。不戰而屈人兵之長計乎。臣故曰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況比歲已來。服容官號。不復修習舊俗。皆竊朝廷之制而倣用之。多遣介使。以伸難塞之請。屢傳閱集。以驚近塞之耳目。招致逋逃。與之謀議。叛釁之萌。已數年矣。而朝廷不爲慮。從而養之。甚可痛也。臣計其逆戾之意。不過兩端而已。大則欲舉衆犯塞。徼倖於一勝之利。而徐圖所嚮。小則欲益吾之歲賂。而飽其貪心。就兩端而窺之。則所謂舉衆犯塞者。亦未必能爾。惟求益歲賂。則固其心焉。兵說有之。詞卑者進。詞彊者退。昔冒頓匿壯士健馬。不以示漢使。蓋有攻漢之心也。誇人以形聲者。豈必有其實哉。由此而言。則夏人爲彼不庭之態者。欲求益歲賂而已也。彼以形聲誇我。而遂益其賂。彼逆計得矣。無厭之求。何時而息乎。此天下之公議。而廟堂之所宜愼也。就使舉衆入寇。則勝敗之際。亦有兩端而已。戰而勝耶。則謂吾畏之。而必益其賂。戰而敗耶。則必曰近塞諸羌擅用兵爾。爲此說者。欲吾歲賜之不絕也。彼之得失。兩獲其利。而吾可以不計哉。內府之財。羣生之力。舍之以陷寇。則貽害益甚。孰若取之以養兵而彊威也。事之施設。必有先後。而利亦有大小。今之所先者。莫若精武備。謹邊略。不爲形聲之所駭動。而遂自處於柔弱恐懼之地。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毋畏其兵。毋繼以賂。使之不測國家臨制之術。夫然則其利雖小。可弭數十年邊鄙之患。而無旦夕之憂。苟欲謀其大者。而滌除本根之害。則必復靈武而後可也。朝廷之棄靈武。凡幾十年

矣。議者以爲殊方絕塞。無用之地。昔漢武以英才雄略。征伐天下。舉造陽之地九百里而棄之。元帝以捐之一言。遂罷珠崖。不復討擊。皆足以垂裕後世。然則何必疲敝中國之力。而興事於彼哉。臣雖狂愚。輒謂不爾。今西邊諸郡。多與蕃戎接迹。旦夕惴惴。常有侵掠之虞者。蓋失靈武而致其境土迫於我也。況西域不能通。而北鄙無以弱乎。昔東漢之世。西羌屢擾。鄧隲欲棄涼州。虞詡以爲不可。其議乃曰。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爲其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衆必生異志。雖太公白起爲將。恐不足禦。今靈武久棄。而西羌甚大。二鄙連結。而中國之憂不已。何以異此。故臣愚以爲必復之。則本根之患。庶幾可以除也。然而臣所謂復之之策者。非經營朞月之間。而速求其效。蓋亦久而不懈。而要以成功於終。其措置之大略有三而已。一曰。離旁隣之助。二曰。啓嚮化之心。三曰。分兵以困其力。且西鄙諸羌。族類至衆。有地可守。有兵可戰。雖彊弱大小。其勢不一。而其心不能相君臣。此固中國以敵伐敵之資也。昔景德之初。潘羅支能以部族出討繼遷。卒致敗滅。當時議臣欲加王爵。褒寵其效。今之不附于夏人者。其爲誰乎。則固宜敷導恩信。諭之禍福。厚賜金幣。重假名器。以懷結其心。而感其力。必有輸忠義而爲梗于彼者。使諸羌族類。攻戰不暇。則外有所忌。而內不敢抗於中國。此之謂離旁隣之助。臣又聞夏人之性。自用而好忍。比歲以來。雖腹心之人。往往罹陷誅殺。是故爲其役屬。而處於要重者。竊有款塞効順之意。然而懼乎無見容之地。而退就刑戮。彷徨猶豫。計莫能

決。則固宜擇任土人。爲之誘導。可其來歸之請。而撫存之。且以索求其左右之姦謀。則西夏之人。黨與將漸攜貳。此之謂啓嚮化之心。況今西夏之兵。不滿二十萬。其寇於我。悉衆而至。大抵長於聚而不長於散。可以獨支於一隅。而不可雜出於諸路。是故犯秦隴則涇渭爲無虞。逼環慶則麟府未嘗警。此虛實衆寡可見者也。儻壯吾掎角之勢。而更相援助。彼掠於東則擊其西。彼擾於南。則迫其北。則力有不逮。而氣亦喪矣。此之謂分兵以困其力。爲是三說。而濟以久而不懈。則已失之地。庶幾必復。而西域有可通之漸。乃中國數世之利也。奈何不圖長遠之計。而過務姑息。幸朝夕之無寇。至豈不惜哉。今之所謂禁地者。吾不可徒步輒履。而彼得以放牧其間。今之所謂巡照者。吾不可張弓西嚮。而彼得縱暴於我。以國體言之。殊未壯也。苛法細禁。徒自損弱。而不敢奮然革易者。得非畏康定之失乎。昔之失也。蓋萬事弛廢。變生於倉卒。而莫能支矣。以今況昔。則邊不失備。兵已知戰。而猶甘心於欺侮者。誠亦未之思也。

慮邊論三

自周而下。外裔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薇出車杕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列二雅。而詠歌之。至於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爲盟主。而衞王室。其於外攘。最號有功。春秋實予之。而孔子又稱其一匡天下。大概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爲難制。漢氏初興。大亂甫定。外患屢起。故其計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爲說。於是

中外之分始交而失其別。及乎積久而國家旦夕常有邊鄙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爲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輒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異事變亦可倣而用焉。夫欲特設一官以主其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頸。令千家爲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累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勞而心畏匈奴者功相萬矣。此鼂錯之議也。夫欲度羌人故田及民所未墾。願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蓄省大費。以待寇之自敝。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鄙之釁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埸之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委廢而不暇脩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辦之哉。此賈誼之術可施於今日也。二邊之地嚴於扞敵。一夕不敢忘備。而士兵無幾。聚四方凶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寬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爲禦衛哉。此鼂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倍月斂。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勢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爲屯。以墾塞下之閒田。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以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官職易民之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饋邊之備。則孰若貸民之輕罪。

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紓於急匱哉。此張儆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弊。蓋危而後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愼其施設。則四子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而不之攷也。

說

呂希述字說

治心正己。爲天下國家。莫不由之曰道。與天地相始終。聖人相先後。窮幽而神。極明而化。體要功用。不可得而言乎。蓋自書契以來。發抉祕奧。示人以象。繼之勳華。擴爲典謨。三代之隆。制作完矣。覃衍方策。煥乎昭哉。萬世有傳焉。六經者聖人述道而傳之者也。是故敍書以述政。則可以知號令之興作。刪詩以述風。則可以酌淳漓之代變。定禮以述辨。則可以程事物之分義。正樂以述和。則可以通德教之端本。贊易以述神。則可以盡化育之理。修春秋以述法。則可以適經變之務。保民濟世之具。其詳如此。而曰述而不作者。蓋能訓範于後世。而不能兼善于當時云爾。周衰教敝。異端諸子之學。不極不根。散漫四出。天下隨流四潰。孟子懼斯道之失其傳也。于是力持綱常。以起廢墜。故其書一出仁義。而會之王道。嗣孟子之業者。

荀揚王韓也。四子之言。雖所蓄有醇疵。所騁有詳略。要其歸皆祖述六經之趣。而得其傳。君之名義。取于斯矣。予以傳叟字之者。以明學之宗尚。以見君之志也。夫百家異辨。衆說殊指。交攻競鶩。而不知所以折衷。君子沈潛而深思。力本而篤信。非孔孟四子之道。吾安能述而傳焉。

淨德集卷二十

策

究治上

臣伏思。國家享有天下。百餘年矣。吾君吾相。同心合德。日夜孜孜。營治之勤。過於前古。而太平未見其實者。弊果安在哉。好靜而惡動。喜無事憚有爲而然也。夫靜出於動。無事本於有爲。天地之生萬物。其先莫不旋斡運變。周流不息。以極其神。而後乃收功於靜。聖人之經綸斯世。其始必剗除蕩滌。無所不施。以平天下之多難。而終乃底於無事。此物化之先後。治道之始終。其致一也。今惡動而憚有爲。則所謂靜與無事者。終不可得。而猶好之喜之。不亦惑乎。世俗之論曰。動不若靜。循仍易而興作難。是不究利害之深淺。理勢之宜如何也。是執一隅之說。不知適變之道也。是苟一朝之樂。不議千日之憂也。夫人之受疾有輕重。故醫之爲術有速緩。或一寒一暑之侵。爍發於膚腠。此其淺而易去也。則治之之術。不過安神靜氣而自固。可計日以起。至於腹心難治之疴。則不然。彼其所感者深。故所苦者甚異。既將鄰於悴亡。而吾猶使之自養以待。抑亦迂矣。是必力攻急逐於死生之際。而決其一勝。何瞑眩之足惜哉。大廈之居。莫不欲便

安而重創建。藩籬缺漏。補葺之可也。榱桷敝壞。完治之可也。若乃基構頹圮。梁腐棟橈。一大風雨。幾有摧覆之患。則又豈補葺完治之可救哉。勢至於此。而猶重創建之勞。則無以享便安之逸矣。天下之事。固有不可已者而已之。非所以振起治功。而恢明國體也。方今之弊。豈非天下有不可已之事。而朝廷有不欲爲之心乎。持不欲爲之心。當不可已之事。則取適目前。而未暇於長久之計。臣恐國家之政。日苟一日。歲苟一歲。而可憂之漸。有甚於此時者矣。夫二敵盛彊。窺侮王室。兄弟之好。既結於北。而王爵之封。已加於西。歲出金繒數十萬。分命賜與。以爲固盟之具。可謂厚矣。諸邊要地。夙昔經意。城守攻戰。非無備矣。介使屢至。謾書數上。出無厭之語。啓難塞之求。以搖動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勞民爲說。以好戰爲戒。未嘗一議誅伐之策。而與之正中外之分。惟默然貸忍。百計應接。而幸其不爲南牧之舉。臣竊以爲未安也。大河爲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爲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亦多矣。蒸薪之積。隄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壅之於東。則奔於南。障之於西。則注於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所共憂。而天下之所熟聞也。然猶以開疏爲功。以遏塞爲利。募富人度釋子。以給其費。欲息尋丈之奔衝。乃致千里之漂潰。而未聞建定大議。觀水所向。徙民避患。而徐爲之謀。臣雖甚愚。亦不敢有取也。舉今之務。莫大於此兩端。皆其勢之不可已者。猶已而不爲。推此而下。則庶政之苟簡。臣不得而悉數矣。是以天下之人。激昂奮

屬之氣少。偸且怠惰之心多。事勞而治功不立。政發而王道不隆。由此其故也。惟吾君吾相。深窮利害之本。而權之以時。乘聖賢之會。而相與講磨淬濯於廟堂之上。不惑於一偏之說。而斷之以力行。善動而不懈。大有爲而無所憚。以起天下柔弱不振之態。而完其堅壯全盛之體可也。古所謂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則機會之至。其可失乎。

究治下

臣聞人主欲有爲於天下。而無所憚。則天下之事。不足爲也。然而名實之辨。不可不察也。舉天下之事。而皆可以爲。則天下莫不知其善治也。後世莫不稱其難能也。天下之事。舉皆爲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實。末近於名。實居其先而名處其後也。好實則所務者本也。無意於名。而名隨之。好名則所逐者末也。未必有其實也。此名實之辨也。昔之聖人施爲於天下者。蓋非有求於名而行之。及其功成。事立而名自傳。舜舉十六相。誅四凶。所以去天下之害。而興其利也。然後有進善黜惡之名。禹乘四載。決九川。導九河。驅洪流而放之海。所以保斯民之命。而粒其生也。然後有捍災禦患之名。三代君天下。耕以井田。稅以什一。教以學校。罰以肉刑。所以援斯人而納之仁壽也。然後有至治之名。然則名者豈在好而求之哉。王政之弊。莫大於好名而不爲其實。好名而不爲其實。則事失本始而所逐者末也。後世不知聖人有得名之實。徒見其名之甚美。竊好而欲求之。乃獵取其近似者而

行焉。及索其實。蓋闕如也。今日之弊。信有類此矣。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歲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入計者。豈非古所謂冢宰以通法制用於歲杪乎。然而取之過蠹極而橫斂數下。積之非有餘而浮費無窮。不可量入以爲出也。耕三年者。未有一年之畜也。旱乾水溢。則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羣吏勉修厥職。毋以簿書期會畢事者。豈非古所謂興教化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議制令所布告者。類多賦役獄訟米鹽貨幣之情。乃俗吏之爲。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回心嚮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屬。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主好道而求諫百官箴王闕乎。然而公車不召對。尚書不問言。未聞燕見紬繹而覽章引咎也。凡爲此者。得非先名而後實歟。誠能均節財用。寬裕黎元矣。可以命計司制國之經費也。誠能導民以德。動民以行矣。可以責羣吏於簿書之外也。誠能求善無厭。改過不吝矣。可以來天下之上封論政也。凡爲此者。爲先實而後名也。天下方患名之浮。而不見朝廷勤治之效。苟人主一旦奮然揭其實而示之。以聳動天下之耳目。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若雷霆之震。日月之臨照。威聲光耀。窮極天地之表。而著見萬世矣。所得之名。豈若向之近似者哉。臣敢遂道前世有爲之君。殊勳懿烈。已驗于往者。以取必於睿斷。昔漢宣帝勵精親政。綜核眞僞。信必刑賞。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無苟且之意。於是生民安業。而單于慕義來享。議者以爲效優於孝文。而德侔於商周之賢主。唐憲宗決策定議。明抗國威。以平數十百年方鎭僭叛之勢。則亂階遂本誅削幾盡。而唐之紀律復振。齊威王小國之諸侯也。委政不治。彊鄰交侵。及其封卽墨大

夫。烹阿大夫。發兵四出。則趙魏衞之君請和。國人震懼。無敢飾非者。此皆爲之有其實也。況以國家大定久安之勢。究其實而不奪於名。則何施而不可。何爲而不立。豈特漢唐之比耶。惟陛下留神攷察。

明任上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以立於朝廷者。豈獨辨上下之體。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勢必相須。其義必相濟。將以辨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際。常患乎責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無相與之情。以固相須之勢。無相信之實。以伸相濟之義。是以賢智才能之士。不獲自盡於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蓋人主以細務爲先。而不留神於天下之大計。以猜疑爲術。而不思憂患之誰與處也。夫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亂安危之機。政教威福之具。所謂大者也。舉而責之大臣。則當矣。大臣之責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薄其顧遇之禮。不以盈成閒暇爲足恃。而與之計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無疑貳之隙。而下無猜嫌之端。則固能竭忠致力。盡其得爲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辦矣。此易所謂泰。而劉向以爲通而治也。永惟堯舜之盛。九官分職。禮樂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君有以諭於臣。而臣有以告於君。其言皆出於懇誠。而其道各務於訓戒。昌明之化。基於此歟。漢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蓋世之才。經營天下。奇謀密畫。則責之蕭張。典章禮樂。則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間。相與論議。則丁寧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聖君賢主。善任大臣。而能盡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謂經邦論道

之官。與天子維持天下。而圖安危者。其智慮之所存。其才業之所及。豈止於除吏斷獄之間。而不出金穀律令之外乎。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方未寧。必有以禦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導也。紀綱未備。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責者其重如此。則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明職任以待當時之輔相。可謂至矣。或諭以撫中外和陰陽爲效。或戒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或命以簿書之外。極言時務。或賜以詔旨。問扞圉之策。或給以筆札。俾疏陳利病。其於君臣之義。豈不篤哉。此眞忠大節之所以感奮而嘉猷至計之所以不可默也。天下之務。不患其不能盡矣。今垂拱坐朝。邇英召對。奏白之餘。清閒燕處。其亦暇及於此乎。其未暇及乎。臣實疏賤。莫得而知也。及于此矣。則聖賢之交。萬政畢舉。天下之大福也。若猶未也。則上下之情疏。而君臣之義有未至。朝廷庶務。失於講之無素。重貽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憂過計也。然好議者竊謂陛下嗣政之始。天威赫然。睿略雄斷。如高明之不可窺。而度左右大臣。雖有遠謀奇策。可以盡天下之利害。猶深思極慮。而不敢輒發。則亦非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爲心。敦厚恩義。於君臣之際。示之以至誠。結之以不隱。降意垂聽。從容終日。以咨訪詢求於二府之臣。使之言當世大務。而與之圖其取舍。則處無遺策。舉無過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新矣。

明任下

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則上下之情相通。此治化之所由起也。而大臣之報於天子。豈可少愧於心。三公之

官。不以一職而名者。蓋天下之事。靡所不統。而未嘗專於一也。是故與天子論道於朝廷。而參六官之政。與六卿之教焉。且論道經邦。而六官六卿之政教。皆有所與。則天下之事。安有不責於己乎。然而理勢有本末。體用有大小。務其本不務其末。爲其大不爲其小。此所以持其宏綱。聽其治要。而不若百官之屑屑也。古謂宰相不親小事者如此而已。後世惑陳平一時之言。而爲之說曰。決獄以廷尉。治財以司農。禮樂有奉常。軍旅有將帥。宰相者任人授職。享其成功而已。至於施爲興作。皆莫得而與也。爲是說者。知末務而不知本。可襲常而未可應變矣。何則。天子容保四海。臨制萬事。而與之共政者。乃七八大臣耳。方其天下無事。朝廷清明。刑訟衰少。財用富積。禮樂大備。兵革不試。則大臣無與彼事。而享成功可也。若乃法令不一。而刑罰濫。國費不給。而民力困。禮荒樂淫。而教化流弊。軍旅不足用。而四方未寧。則安可無與其施爲興作之間哉。今天下號爲治安。然非無事之時也。元勳舊德。謀議廟堂。非無致君援世之術也。而天下之人。有未喻者三。臣是以不敢默也。夫是非異論。成敗異勢。則處之以與奪。乃可以成天下之利。然而功過隨之。行有得失。政有可否。則補之以獻替。乃可以全人主之美。然而榮辱繼之。賢不肖混淆。升黜謬戾。則辨之以進退。乃可以用天下之君子。然而毀譽應之。不處以與奪。則不能息天下之謗。而何以成其利。不補以獻替。則不能救人主之失。而何以全其美。不辨以進退。則不能除天下之小人。而何以用其君子。是故大臣之於君。必息天下之謗。而不計其功過。必救人主之失。而不慮其榮辱。必除天下之小人。而不

憚其毀譽。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也。漢欲擊匈奴右地。魏相以爲不可報怨於遠夷。願罷其兵。既而三世稱藩。無敢入寇。唐欲赦吳元濟。以悅方鎮。裴度謂不與賊俱全。請自督諸將以討。乃能平蔡之亂。此處以與奪者也。今天下之事。或急於邊。或切於國。或未宜於民。而羣臣有以更張廢置之議。聞於廟堂。則少爲之裁決。而多委之有司。且要以不可有失上指者。何也。王嘉在位。數務諫諍。陳蕃楊震。疏佞邪。列災異。語皆切直。魏徵指陳善否。多至數十萬言。此補以獻替者也。今朝廷之政。未必無失。或繫於睿德。或關於聖教。或動於天變。惟諫官御史。敢語其端。而未聞謀猷入告。彌縫衰闕者。何也。傅遷奸政。則孔光勇於罷黜。楊彤在朝。則王商爲之奏免。此辨以進退者也。今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山林之匹夫。修潔操行。苟有所立。則大臣嘗收其器而用之矣。至於宿惡巨愆。足以殘民黷化。幸而未投於罪罟。則未聞顯白其狀而廢放之。以激清下流。而感起昏俗。而猶使之貪爵冒位。以居人上者何也。凡爲此者。豈非以人君之權不敢侵。而功名貴其全歟。惟明主深察夫爲臣之難。與得君之不易。既待之不疑。以通其情。又亮其不侵。以責所報。則庶乎能釋天下之所未喻矣。

議官上

天下承平既久。任官之弊。極於今日矣。仕路益寬。紛紜叅塞。而朝多倖位也。吏員愈衆。國費益廣。而生民困窮也。郡縣之重。牧以匪人。而德澤不宣也。日月爲勞。職業不厲。而萬事墮廢也。人人競進。苟覬祿利。而

廉恥銷亡也。積數十年之弊。而欲一朝革之。不窮其源。而決之於橫法。未見其可以澄清也。弊固有源矣。入仕之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愼也。臣不敢遠撫古訓。立爲迂疏之論。以取高於衆。惟列述祖宗成憲。參以近事。願朝廷揆酌其宜而用焉可也。貢舉之數。雜流之選。昔歲議之熟矣。獨任子之恩。雖加裁節。而猶或疏焉。臣故曰入仕之法不精也。建隆之制。歲補有定員。而重以試覆。試不如奏者坐之也。祥符之詔。人學習經。限年課試。對於廷而授之職。公卿子弟。有以術業不明而罷歸也。夫定員入學之制。固未易復於今。而習經試覆。可少倣而行矣。臣愚以爲凡廕奏者。可著籍而未命。詔以一藝爲能。若經史。若兵刑。惟習之聽。嚴其科格。而覈其能否。能者官之。而未能者使之退而復習。要其成而復命之。則上有考實之功。下無增年之詐。恩補之數。頗損於舊。而不患於濫矣。夫州縣之吏。爲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縣。治縣者。攷六七舉者五六人。則可以爲京秩。而治京縣。門資而京秩者。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京縣。治京縣者六歲舉者又二人。則可以爲治中。爲治中者五歲舉者又三人。則可以爲郡守。以國家斂才旌善之深術。使人樂爲之用而不已也。然而法制一定。循襲既久。泥不知變。則進退在下。而與奪不出于上。反爲用人之大弊。甚可歎也。且天子之尊。人皆畏信。而不敢慢者。惟取舍在我。而不狥於衆人也。今責攷其任如此。限其舉者又如此。苟有合於式度。則選吏而上至郡守。皆可計日而得。是下有必取之勢。而上無必不與之理。安敢議其賢愚而進退哉。所謂人主之威柄者。猶不得而持之也。夫不議賢愚。而惟式度

之從。則黑白雜糅。而官政壞不足怪矣。臣故曰。用人之制不愼也。臣聞祖宗之時。州縣之吏陞見而改秩。其陞黜可否。一出於人主之意。而無必得者矣。凡以私弊被坐於決獄而失於深故者。屢對而不遷矣。自擇能吏分治方州。而責以秦彭之效矣。選治中以佐武人之爲牧者矣。錄外官功過而閱於禁中矣。以名召對而旌擢者二十四人矣。凡此者皆以明威斷而示獎勸也。今陞見之吏。未嘗不遷向之不遷者。惟增歲攷而益薦員也。郡守治中之舉。歲無常數。而塞詔者衆。惟有司第其先後而授之也。外官之功過。天子未嘗盡知也。召對而旌擢者。未見其人也。爲法如此。而求任使之當。將可得乎。臣愚以爲凡吏有陞見而改秩者。莫若循按故事。差次功過而特可否之。增攷益薦之令。輒廢而不用。凡京秩而上。素所謂舉而升者。自今以往。悉宜罷去。時詔大臣部使者二千石愼擇良吏而薦。如近日尤異之比。歲不過幾人。命有司與左右之臣。詳攷行能。倣用資格。如比歲政府除選之類。任以守宰郡丞之職。明主周詢廣采。而寵榮其卓然者。則與奪在式度之外。而進退出於威柄。天下之吏。孰不淬濯奮厲。而求聞於朝廷哉。其衰懦猥闇。自知不能有立於斯世者。必亦退避縮藏。而不敢覬幸矣。任官之大弊。庶幾可以革也。

議官中

救弊之術。如治水。既澄其源。而不疏其流。以就潔清。則必散漫四出。滃漬汙濁之地。而復爲向時之患。臣前所論者。宜爲之先。可以澄其源矣。繼而有潔流之議。則安敢默哉。夫精其入仕。愼其用人者。所以進天

下之賢而退不肖也。以一日之法制施於千萬人之間。而救數十年之弊。則天下之賢。豈能盡進。而不肖者豈能盡退耶。蓋亦大爲之防。而徐導之。磨以歲月。而期於成也。夫天下之吏非盡賢。而亦非皆不肖。其勢相雜而未一。則導之之術。莫若明趣尚嚴責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君子小人之分。不可少亂。而朝廷懲勸之道。詳審別白。則賢者安其是。而不肖者易其非。何弊之不可去哉。今日之患。蓋趣尚不明。責任不嚴。君子小人之分亂。而所導非所勸故也。趣尚者義利之辨。責任者勤怠之分也。厲之趨義。而不誘之以就利。所以明趣尚也。而趨義者多矣。督之勤勞。而不開之以怠惰。所以嚴責任也。而怠惰者少矣。趨義則廉。就利則貪。勤勞則稱職。怠惰則廢事。此人情之所同。而天下之所共知也。朝廷之於百官。貴其廉而賤其貪者。欲天下之吏皆廉也。而或誘之以就利。則安能勸天下之廉乎。樂其稱職。而惡其廢事者。欲天下之吏皆稱職也。而或開之以怠惰。則安能勸天下之稱職乎。且仕而受田者。所以旌圭潔之行而養之。非計其歲入之豐。而設爲高爵重位也。守以長千里。丞以佐郡。而令以治縣。名器之辨。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圭田之任。皆躐而授之。不復議名器。而惟歲入之辨。守或俛而爲丞。丞或詘而爲令矣。爲之者豈皆妄庸而無知哉。世所謂善人能吏者。往往流入其中。而無甚愧之色。謂法令許我以然也。趣尚之不明如此。則仕者何利而不就乎。此貪冒之風。所以起也。夫張官置吏。而分以職者。欲舉吾事也。事而不舉。則職廢。雖罪之亦無憾矣。生民之疾苦未蠲。賦稅之重輕未壹。監司守宰之過也。可責之矣。朝廷嘗欲恤其疾苦。均

其重輕而不責於可責之官。乃特遣吏以辦之。臣不知高爵厚祿而素養之。命曰與我共理者。將安用耶。責任之不嚴如此。則居官者何事而不怠乎。此廢弛之患。所以成也。二者非獨吏之不肖。皆朝廷有以導之而不勸矣。臣故曰所導非所勸也。嗟夫圭田之躐授。足以起天下之貪冒矣。況姦贓有復用而無永黜哉。祖宗之禁。不如是之疏。開寶以來。有棄市者也。恤民均稅之特遣吏。足以容天下之廢弛矣。況不職聞于上而無失舊物者哉。祖宗之恩。不如是之濫。浩化中有處以州佐者也。臣故曰莫若明趣尚。嚴責任。趣尚明。責任嚴。則吏勸而政舉也。

議官下

夫古之循吏。布宣德澤。設爲條教。使民宜之。深而信之篤。所居稱治。所去見思。風迹炳然。垂休千載。而後世莫能及之者。何也。非古之人皆賢。而後世之吏多不肖也。非風俗之醇漓代變。而治體不可復也。意者朝廷之於君子。待之不適其分。用之不盡其材。而遂有所不爲乎。尊賢而退不肖者。人倫之大別也。尊賢所以勸不肖。退不肖所以任賢。此乃使天下之士求爲之用。而務有所立也。今智愚混亂。而失其別。用舍重輕。惟式度之聽。是故雖有卓然之才。雜處其中。而無所辨異。則其心必亦自惰。而不欲有爲矣。此所謂待之不適其分也。法令者禁非防過之具。爲小人而設也。君子不幸而過。猶議賢能而釋之。則用之於君子。可疏而不可密也。可疏而不可密者。使才勝於法。而足以適用。不使法勝於才。而無能施也。舉今之法。

蓋密於君子。而使之不能施其才矣。科條詳悉。網羅備具。大至於生殺與奪之間。小及於出入起居之際。一不可離於法。是故雖有傑然之士。願發所存。以盡行己之道。回環四顧。而皆爲法之所縄。則其心憤懣沮怯。而不敢復議。安肯觸罪冒禁。以求驚世駭俗之名乎。是以其勤勞止於簿書刀筆。其思慮不出於規矩縄墨矣。此所謂用之不盡其材也。夫君子始仕。則未嘗不以濟時及物爲先務。安有不欲不甘之心哉。及乎既從事於其間。觀其勢之如此。而與志願相違也。於是抑而不振。晦而不彰。滀而不流。藏而不試。惟明主思致天下之力。而輔成治道。豈不惜於此乎。昔之賢君。待循吏者可見矣。拜刺史守相。輒親問觀其所由。不數變易。使民服從教化。有治效者。勉以璽書。賜金增秩。公卿缺則以次選用。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民政之重。宜莫如守宰。一官而共之者三人。羣趨於有司。閱籍而聽命。計以歲月。輒復代去。雖百職曠惰而未至於受任。則澄按所不及。其治尤無狀。則碌碌罷退。而合爲一。又羣趨而聽命矣。其所得之分。則分毫無損益也。昔之賢臣爲循吏者。亦可見矣。使郵亭鄉官養鰥寡貧窮。而又爲之制喪祭之具也。擅發倉廩。以賑餘縣流民。而得全活也。減少府用度。齎刀布遣諸生詣學京師也。以守相賦斂違法。而遽解印綬也。以孝婦冤獄不理。而謝病求去也。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於法無有。而人不可以行也。一郡之廣。坐視斯民將斃。而不能輒濟者。朝廷有未報也。一邑之大。熟察斯民之所勞。而不能輒革者。州郡有未從也。不慮乎此。而遽爲之。則姍笑其近名。貶駁其與事。甚者至於罪廢而不錄也。昔之人恢閎曠闊。多出於縄檢之

外。以望其成功。今之吏委曲遜避。以趨於法禁之中。而求其無過也。嗟夫。上之所任者既如彼之輕。下之所畏者又如此之重。則尤異之效。循良之政。何時而及於古哉。待之有別。而使進退出於威柄。則臣嘗議其略於前矣。嘉祐之詔。有察守宰治行。而命以久安者。何中道而止也。惟明主既先之以擇才授任。而不取必於式度。又繼之以循率先憲。而戒其屢易。褒賞其不欲之節。而使之磨礪。凡天下之吏。有以宜民便國而抵罪。可特議其過。而時亦宥之。勿拘深文。遂至廢斥。以振動不敢之氣。而使之馳騁。則賢者無自惰而有所施。古之循吏出矣。昔漢臣有言。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過差。宜可闊略。俾盡力者有所勸。可爲今日道也。

策問

問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也。觀其時。窮其變。蹟之以吉凶。推之以進退。天道人事。其相參乎。何則。周公履而不處。仲尼需而不進。明夷之六五。利箕子之貞。既濟之九三。見高宗之伐。文王之德。居升之四。仲淹之志。當革之初。索求義象。而質以聖賢之迹。茲有望於彊博也。

問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歷序小雅廢缺爲變之始。則厲王之詩。不列於小雅明矣。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幽王。鄭康成以爲刺厲王之詩。學者惑焉。夫康成之於詩。造其蘊奧也。其說非妄也。諸君宜

辯之。

問三代之政。各有所尙。故忠質文循環爲用。以救其弊。推其損益。而百世可知矣。然則盛王之垂統御極。必鑒觀物理。參驗勢數。量揆敍以建治體。使元元之生。歸於中和之域而後已也。豈可泥於循仍。而昧於適變哉。國家剗五季亂本。造四海大業。百餘年間。號安平矣。教化所漸摩。法度所處制。其所尙者何也。遠稽三王之道。近撫當世之務。則所損益者。又宜何如。而可以濟於時耶。諸儒固嘗極慮於此也。敢問其略無讓焉。

問經者所以載道。而道者適治之路也。士之窮經探道。而有志於從政者。豈區區章句而已乎。必能推明聖奧。而適於用也。且禮有九經。書有八政。皆治道之要務。施之於今無不可也。請條其目。而陳其效焉。

問堯湯水旱。必推之數也。洪範休咎。必歸之數也。推之數則災異生於自然也。歸之數則精祲兆於有象也。國家仁厚之化。蒙被動植。太和之氣。充塞方外。然而水旱有時而作。豈數之然耶。抑休咎亦有其象也。卻衆診而來諸福。得無術乎。昔董仲舒劉向父子。夏侯勝谷永李尋之徒。皆以經術推陰陽爲儒宗。今之經明行修者。豈宜自謝古人而不言也。

問四裔爲中國患。雖三代之盛。亦所不免。故禦外備邊之策與焉。議者必曰重任將。勤訓兵。厚其儲蓄。此其大略也。然則將以何道而任。使之必勝。兵以何術而訓。使之不驕。儲蓄以何法而積。使之不困於民。願

畢其說可也。

淨德集卷二十一

墓誌銘

樞密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某日。樞密學士。朝議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管內勸農使。彭城郡開國侯。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劉公以疾薨于位。驛奏至。朝廷悼之。遣內侍護喪以歸。賜贈加等。凡所以賵卹其家者甚厚。詔贈太中大夫。越明年七月某日。乃葬于潁昌府某縣某里。循禮攷吉。務其稱也。公諱庠字希道。世爲彭城人。其先蓋漢楚元王交之後。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恬於隱晦。爵祿不及。考諱某。博學知道。爲世大儒。有器業可巨用。不幸仕齟齬。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謚明道先生。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生顯家。有賢行。治家教子。如古烈婦。以公貴。累封某郡太君。公少孤。八歲能詩。爲石曼卿所器。年十四以文謁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公奇而壻之。以文忠遺奏。試將作監主簿。調宋城縣主簿。用程文公薦。改陳州司戶參軍。移鄭州鄭縣令。治塘水溉民田數千頃。嘉祐二年。擢進士第。六年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陽縣。遇英宗踐阼。遷祕書丞。修奉昭陵。百貨之須。動輒千萬。公應之

有序。邑人不告病。而官亦足用。轉太常博士。充高密廣平兩縣教授。是時詔兩制舉御史知制誥。蔡杭薦公可任。會英宗以災求言。公卽上書論世務十餘條。英宗嘉歎。以書示宰相韓忠獻公。且問所以。韓以不識對。上益重之。遣內侍宣旨。有甚知才美之語。遂用杭薦。除監察御史裏行。及對。英宗曰。欲用卿久矣。有大臣言卿與蔡杭親。朕荅以內舉不避。雖親何害。搢紳士大夫咸以爲用公之當。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未數日。陳張幄具後苑。以待宴幸。公言去日食太近。非畏天之威。恐懼修省也。乃爲罷宴。會聖宮創仁宗神御殿。宏麗過制。費鉅萬。公謂天子之孝。不在宮廟之奢靡。在繼先志隆大業。今營建甚盛。非所以昭先帝儉德。英宗爲損其制。襄陽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久罷朝謁。公陳其桀傲慢上。帝無人臣禮。奉宸庫失盜。公劾巨閹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宮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英宗曰。法令之設。內外一體。翌日都知以下皆論罪。李珣犯銷金。開封府以中旨輒釋。公累言乞正國典。請對又陳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耶。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如何。更不須言。公知上意如此。方已其論。又嘗言命令失名器濫。則知制誥還詞頭。門下封駁。願申飭臣子。舉職如故事。諫官御史。皆所以補闕失。梶違謬。宜增其員。呂誨等既去位。公累疏乞留。又求對。奏誨等忠正敢言。意在愛君。陛下奈何輕斥之。以累盛德。上曰。朕本不貶誨。自是誨等不肯留爾。公懇請召還。詞不少屈。時論韙之。英宗不豫。公力陳日食星變。宜崇儉納諫。布惠澤以解天意。則轉災爲祥。聖體當享無疆之休。久之。朝政多自中出。皇嗣未立。人心尤不安。公獨拜疏

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唐太宗皆於即位元年預建太子。爲宗社無窮計。潁王長且賢。願陛下亟立爲皇太子。上感悟。大位遂定。又請潁王侍禁中。閱天下奏報。降付如平時。俟康復乃罷。則聖躬便於頤養。而機務不壅。宰臣韓琦樞密使文彥博。宜夜直以安人心。英宗崩。百官臨福寧殿。大官給肉食。公謂先帝棄四海。臣子豈知肉味。請給素食。庶近禮。州郡遣子弟納貢賀卽位。恩補過幸。宜罷去。事雖不行。識者以爲是。以神宗登極恩。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未幾。遷右司諫。兼提舉國子監。一日神宗語及漢武事。公對曰。王者當上法堯舜之德。下迹成康文景之治。漢武不足爲陛下道。神宗悅其忠。時邊臣有邀功致寇者。本非朝廷意。公疏其姦謀。請寘於法。以謝天下。及下二府大臣措置邊事之宜。定以公罪。庶幾不苟簡誤國事。又陳中國禦外之體。守信爲上。武帝深入爲下策。昔寶元時。元昊叛。五來五背。天下爲之困敝。今莫若崇大信。舍近功。爲國家長利。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出。請詔二府議大計。京師久不雨。蝗害稼。公引王弼京房說。以爲陰不能固陽。故不雨。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請黜臣下不勝任安祿無德蔽惡爲孽者。則雨以時降。蝗不爲災。又乞貰孫琪留馬默以來直言。優容王陶以全恩舊。公之啓沃獻替。正紀綱。糾姦佞。著聞於人者如此。其秘詞切論。未嘗語於私者。則莫得而知也。是年秋奉使大遼。故事兩朝國忌不相避。公將還。度以正月八日至白溝。宴用樂。然是日英宗小祥也。公具以告。願於涿州插宴。則八日達雄州。且行香。得遂臣子之志。遼主歎美。從公言。使還。除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蓋公論議剛果。權貴

忌之而利其去也。時晉地旱饑。軍費日廣。公計一道之產。惟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溫泉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預爲足食計。悉聽之。俄遷起居舍人。除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契丹入侵霸州土場爲己地。集兵疑我。河東亦奏契丹徙帳西京。朝廷爲之動。詔公驗狀。公曰雲朔去歲饑荒。孰便於屯聚。今往西京者。不過集部族數萬人。西脅秉常。南疑中國爾。安肯舍定州平易之塗。趨幷晉險阨之地而入寇乎。又以五說料其必不能有爲。宜安靜持重以待。可遂無事。後果如公言。二股河之役。與兵無餘力。邊城遂不完。公謂城壘之設。俯瞰敵境。勢不在河防後。請輟二股役兵備霸州等城。以嚴守禦。黃河起春夫。御河繼之。凡十七萬九千人。期以暮月罷。公謂今年河始東流。其南北岸創隄防千餘里。以夫役爭土功。力不足用。雖責以速成。未見實益。願減半先治其急。而徐其他。則無枉費勞民之患。詔約二股北流口以拔水勢。公言河方東流。而遽遏其北。則澶滑以下。將有潰溢之虞。儻以歲月分殺其勢。漸議閉塞。乃得治河之策。宦者程昉乞益兵助御河之役。欲以奏功。公謂督工於盛夏。則暍死者衆。乃奏緩之。又請銷開塘口泄水勢。外示設險之方。而內不失蒲葦樵蘇之利。朝廷皆信其說。青苗令始下。公謂不可行。奏願罷之。歲餘差知成都府。以親年高不拜。得知眞定府。屬幷晉用兵之後。民疲不聊生。上以安輯之旨諭公。又除河東都轉運使。至則寬力役。蠲逋負。賑流散。以稱上意。凡三閱月。乃召還。知開封府。前此議者置廂官分治府事。凡輕罪聽決遣。公謂京師多豪右。廂官體輕。人不畏。或緣而寬縱有罪。且政出

多門。非所以肅清浩穰之術。昔趙廣漢嘗患二輔亂其治。猶欲兼之。況廂事之末乎。請罷蔡確沈振。願殫力公事。以報萬一。是時宰相王安石用事。與公異論。確主於安石。見公不庭參。公謂朝廷之儀。安可以私廢。上疏辨之。由是上失宰相意。神宗亦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一二大臣協心濟治乎。公對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王安石。不數月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蓋朝廷以二鄙爲慮。謂公深知西北事。故以闡制付之也。前帥嘗建惹凌議。不足示威武。公奏罷之。夏國降羌數千人。公慮其爲患。請遣詣境上。召其酋歸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體。內以消姦萌。兩得其策。事未報。果有謀歸者。中旨亟令徙內郡。公謂降羌遷則生變。宜假宴犒漸移徙至太原並邊。既無虞。比次區析於華人之中。久則吾民矣。從之。塞外以寧。累請復憲州以重形勢。還置惠寧肅定神木三堡。以備應援。又請募兵民子弟之彊勁者爲勇敢以壯軍聲。如漢謫民戍邊故事。下流非巨蠹積姦者。擇少壯貫罪徙河外。以實邊徼。皆可其奏。契丹議侵疆。諜者謂有稱兵意。朝廷問公。以爲未必然。岢嵐雁門求濟師。皆不應。契丹主駐雲州。遣數騎涉吾境。邏者得之。契丹馳檄紛辯不已。公奏曰。契丹意在疆場。持此爲端爾。臣刺知雲州無兵。朔應鄰食。願朝廷緩荅而峻拒之。方盛夏兵未必至。惟以有備待非常。乃得計。願遣劉忱等至境上。姑以理論。臣俾將佐飭兵觀釁而動。此事機也。時朝廷以契丹使言順禮恭。及持敦睦和好之說。乃錄契丹主書付公。諭以地界。且通商。公復奏曰。臣竊疑契丹此舉非本心。蓋見朝廷尚未克復河湟。不

得不爲脣齒之計。故以此嘗我爾。今欲爭辨積年已定之疆界。曲固不在中國而在彼。則泛使之來。禮宜慊塞。而反恭順。辭宜高抗。而反卑遜。臣竊恐其意別有所在也。敵意無厭。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僥倖之請。宜直以拒。或與以不當得之地。既杜其姦。未必不疑中國有謀。用此以餌之者。若妄意於我。背盟伺隙。恐非歲月可解也。公爭之既不能得。會遭太夫人喪去位。後竟以黃嵬山分水嶺地與之。公常以爲恨。士大夫爲國遠慮者。至今惜焉。郡邑酒戶。月以課入供河外。遠或至千里。公請以季易月。麟府州漢戶之單丁。與蕃族之內附而遇歉者。傲有司蠲其役。且著爲令。晉俗尚焚骸。貧不克葬者。遂委不視。爲窶四穴以藏之。公在晉二年。治兵與民。皆得其心。以靜制寇。不勞而服。父老至今猶能稱道。感歎之不已。喪既除。又差知成都府。蜀久安無事。朝廷以德惠撫之。官吏或縱情忘分守。公一切齊以法度。上下宜之。細民競利。以高直占坊場。破產不能償。相繼箠死或自殺。公請蠲所負。以惠遠人。乞推之諸路。天子可其奏。獲免者凡數十萬計。文州蕃族有復讎者。當以蕃法論。朝廷欲加誅。請赦之以寧邊圉。緣罪徙內郡者。願復之以示恩信。西山六州。與漢人爲婚姻者。請禁之。以防後患。悉從公奏。至于治石室。飾舍。增置學官。廣朝廷教育之意。又新乖崖張公祠。爲書韓忠獻公碑立祠下。慰蜀人之思。皆有助於治體也。遷禮部郎中。知秦州。充秦鳳經略安撫使。以失舉降秩一等。改虢州。及葬。知江寧府。官制行。易朝請大夫。未踰年。又坐失舉降秩。知滁州。甫三月。特起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知永興軍。時征西戎無功。調發恟駭。關右騷然。

天子震怒。大臣無敢議也。公過闕賜對。言虛內事外。恐動搖根本。邊隅之患。特手足之疥。聖德宜涵容置之度外。天下幸甚。上嘉納焉。陝右保甲行團教法。州邑擾動。公奏曰。軍旅之後。年饑人勞。正當完養其力。宜權罷教。俾之少休。乃得罷一年。稅租苗役之逋。薦饑不能償。請倚閣以紓其乏。流徙漢南者。請依富弼青州賑濟術。俾京西安集之。移稅往他州。民不堪其勞。請寬下戶。詔皆納可。南山逃卒僅百人。依聚山谷。時出剽近縣。或殺官吏。厚遺山民爲耳目。因保甲團教。掠兵器。驅村落馬騾乘以遁。捕者雖勇銳。終莫能遏。長安大恐。公於是徙山中居民入保。奏罷並山團教。令斂外馬。悉歸州縣。乃發兵驅之。未幾。賊勢自蹙。遂殲凶渠。而支黨亦潰矣。是年十二月。拜樞密直學士。旋除知渭州。時轉運使辦軍儲非其術。按版籍強民以供。公揭榜罷之。增物價而民來願輸者衆。廩計大實。邊吏請發防春兵。公謂疆圉無事。遂不遣。卒無他虞。弓箭手屢以戍廢耕。公下番休之令。凡旬有五日而罷。邊戶便之。朝廷方與民休息。有懷柔四裔之意。公亦以綏邊弭寇爲先務。不幸在鎮三月而卒。故宏規遠略。未施一二也。初公感疾。有大星隕于正寢。人咸異之。及其沒也。華人羌族。皆慟哭。訃至京師。太皇太后嗟悼之深。且謂如劉庠輩。不過數人。方將召用。而命不少假。搢紳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嗚呼。公剛方直諒。學造本統。通古今治亂安危之變。積深而蓄厚。親逢睿明。被遇隆眷。發爲愛君憂國之謀。推爲澤民恤物之利。賢者事業。蓋無愧負。惟屢忤權貴。不忍一俯己狥合。悠然四方。遂至終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爲宗社萬世計。保祐嗣皇。裁決大政。圖倚

舊德。共底治安。而公不及見焉。此重可悲也。公娶蔡氏。封安康郡君。男六人。端夫鳳翔府觀察判官。先公五年卒。次三人早亡。次敦夫承奉郎。次寬夫承務郎。女一人。適定州北平縣主簿朱師略。孫男二人。沔假承務郎。浩早夭。女一人。尚幼。公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藏於家。雅不喜治生。祿廩所入。均以贍族人。使契丹得金幣。則以葬宗黨之貧者。凡二十餘喪。兄之子亙以恩補。故捐館之日。寬夫猶未仕。此人所難能也。儲宮之議。公尤晦密。終神宗一朝無知者。此又難能也。視古君子何愧耶。蜀茶之初禁。某知彭州。輒條其害以聞。朝廷委公與部使審議。公以某言爲然。某既罪廢。公又累疏辨之。知我可謂厚矣。後八年。見公於渭。從容語議。慨然有憂天下之心。至明年而亡矣。其德業始終大概。某可得而知也。重以諸孤之勤請。敢哭而銘曰。彭城之劉。實繼楚元。奕世有顯。又生公賢。惟公之賢。以剛濟忠。獻告二后。靡言不從。治平之末。獨建大議。天人合符。傳以神器。始終一朝。公晦不言。方之古人。孰爲後先。公忠自將。義不附會。天子倚信。用公於外。公之在外。十有八年。威揚惠浹。卒老於邊。離明坤載。協德而治。黃髮在廷。惟公已矣。生有大節。沒有重名。敢告無窮。勒之斯銘。

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誌銘

通義郡西醴泉山之陽。有巨冢焉。山隆而盤。水悠而澄。松檟叢鬱以深。門闕崇廣以嚴。乃有宋太中大夫武昌程公葬於此也。維程氏爲眉大姓。世有令德。曾祖諱沼。祖諱仁霸。值時季亂。爵祿不及。考諱文應。以

公故累封大理寺丞贈官光祿大夫。妣宋氏封長安縣君。公諱濬字治之。天稟方厚。少有大志。力學舉進士。時輩推其才。天聖五年賜同學究出身。選河中府猗氏縣尉。戎州司戶參軍。鳳翔府節度推官。用薦者言。授大理寺丞。再舉進士中乙科。通判彭州。遷殿中丞。又通判梓嘉二州。改太常博士。賜五品服。歷屯田都官員外郎。遭長安君洎光祿公憂。服除。知開封府太康縣。遷職知歸州。移遂州。爲屯田都官職方郎中。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除太常少卿。賜五品服。徙夔州路轉運使。熙寧三年。年七十。乃謝事。公儒者。讀書知名教大旨。鑒古今治亂之迹。其取舍進退。未嘗違道以徇所欲。其治事通果敏密。先體要濟以忠厚。其庇民恤物所至可紀。在鳳翔有盜五人者。法皆宜死。會公至自外邑。吏抱案請書之。守丞以爲不疑。見促甚遽。公審情閱法。謂四人不當死。指以示吏。吏驚且拜。公曰。吾豈乘人不逮。少覬勞奬。第慮殺之誤爾。卒如其說。一府大服。又有誣執盜者。所司考驗無得。欲以藏禁物處罪。公力爭不可。乃以狀議。且曰始則信其厚誣。既非實狀。終則求其別坐。率寘嚴科。古之浮刑。無甚於此。衆不能奪。遂勿論。然爲守者自爾忌公。而欲疎之。未幾出權岐山轉運使。段公少連一見謂曰。軍興事劇。小邑非君所處。即日移公長安。是時正獻杜祁公。以德望臨鎮。開府待士。賢俊鱗集。得公甚悅。會萬年令謝病去。請公暫治。仍檄他官將代之。公聽決有方。嘉聲翕然。一日祁公見而言曰。依稀似曲無易君矣。蓋喜公之政務修舉有漸。故引古詩以相褒譽。於是委公領治如故。而知遇深矣。詔下籍民爲鄉兵。羣情震恐。多走南山以避。上之人欲遽道止之。公

曰民方如駭獸。遏之適足激也。大不可。乃指他事。集里胥條其鄉之丁壯。且開以籍而爲兵之意。亦無足避。雖遁將安歸。宜以某日與爲兵者至。民素信服。聞公言無他憂。如期而集。遂籍之。不浹旬事定。議者嘆其神速。陝西治軍器。以牛革數十萬。須於郡縣。期會尤急。民多屠殺以輸。公謂轉運使。蜀之筋革。積於荊渚。數不勝計。儻由襄鄧致於陝。雍不閱月可足用。行之乃免暴賦。舊制蜀人官近鄉。止再任。公既通判彭梓。以親高年乞便官。朝廷推異恩。俞其請。又通判嘉州。僚友稱其孝。鄉閭榮其歸。或板輿迎養。或持檄還省。始終十餘年。庭闈歡然。得盡人子之心。太康隸畿甸。民素驕橫。官政尚姑息。幸無事以去。至有擊尉弓手。掩不問者。曾豪子縱奴毆平民。深窴遠匿。公搜擿必得之。痛繩以法。自是彊猾戢畏。境內大治。朝廷議弛六路茶禁。擇良吏往究利病。公當詣二浙三司承風旨以定論。諭諸君。公獨不從。乃逡巡白中書曰。朝廷所以遣官者。欲察利害爾。今既付之成法。則雖有可否。安敢陳。恐非遣官之本意。願飭不往。遂以羅拯代焉。由六路者。後多顯用。則公之守道難進可知矣。梓夔兩道兵爲鈐轄者。素專其事。遂州雖兼總之。實則無所與奪。至公不然。凡軍政邊防。必議而後定。淸井監有言雲南鬼主將請道來貢。人皆疑其與儂賊入寇。專其事者請移兵嚴備。部使亦以爲憂。公曰。雲南於中國。道路梗絕之久。彼自衞巢穴不暇。安能遠來。吾屬當愼所舉。以寧人心。兵乃不移。寇亦不至。遂人賴公鎭重。以鐵塔號之。仁皇帝遏密時。潭州巡檢與客飲酒。輒謳歌。卒有告者。仍以貿易爲說。究其實。貿易不當坐。公欲懲卒之妄。而他不復責。轉運使謂

非忠臣孝子所爲。必論以法。公曰彼武人爾。逢敵值寇。不用命報國。乃非忠孝。至於醉飽不思之過。何足深咎。況自下告上。安可啓其端。遂無異論。乃釋之。衡韶二州。問有凶黨七八百人。縱火掠黃幹坑戶一道。駭然。公巡部撫遏。不張賊勢。以希功賞。下令捕首惡。諭誘脅者使潰去。民得安堵。事訖以聞。朝廷嘉之。道州有父子毆人至死。子當伏誅。以尸壞獄疑爲請。委公審覆。處之。公詢察情狀。子願死無他辭。猶疑不忍決。奏得免死。湖外二稅。率經五六歲斂入不已。胥吏緣爲姦竇。弱重困。公請量戶衆寡。每歲緩以期限。畢則州爲鈎考。有逋負督於邑吏。從之。著爲令。民甚被惠。茶陵縣擅增役戶七十有八。循仍久之。公按劾罷去。頗紓衆力。邵州歲運淮鹽。凡六十舟。舟萬斤。自潭之益陽。泝險而上。風濤屢溺。主吏二十有四。往往耗產。兵三百。多還糧於官。終身不能已。公請置倉於永之祁陽。去邵纔六舍。以所役兵隸九鋪運致。如舊。簡費蠲害。迹效甚白。言雖不報。識者服其是。忠州臨江縣鹽井五。以吏十四人與居民主之。彊弱勢不一。汲訟日起。吏苦劇役。民亦罹敝。公奏專委之民。兩獲其利。至今不能易。渝州李光吉輩三族旁夷落。憑阻逞暴。納亡命。聚邊雜。殺擄剽奪。郡縣不能禁。公請出師治其罪。訓兵蓄糧。事將舉而代去。來者用其謀。蕩平之。以功遷官至貴仕。公不言勞。賞亦不及。時論惜焉。薦屬官無慮二百人。或以過將得罪。未嘗陳其不當。薦亦未嘗有累之者。匪惟能知人。抑可以敦流薄。尤惡淫祀。力禁之。彭人有爲瀧口神娶婦者。潭人有祭張太保神者。皆訛作亂俗。一懲以法。邪風爲之變。既得謝而歸。即其居爲林下軒。日會賓侶。以詩酒自適。

而氣韻清壯。笑談高爽。俯視俗罟。有超然不可慕之勢。凡如此者又十三年。以子登朝。封光祿卿。遷秘書監。易中大夫。元豐三年。天子祀明堂。又當進秩。于時方議官制。留恩未下。五年十一月戊子。無疾而卒。春秋八十有二。明年四月。始降太中大夫誥。娶宋氏。封長壽縣君。雅有賢行。先公十六年卒。公以六年十一月庚申。葬同長壽君之塋禮也。子男五人。之才朝奉郎。嘗爲司農寺丞。歷梓利夔三路轉運判官。瀘蠻犯邊。王師西伐。朝廷賴其才。復還梓州路。之元奉議郎。嘗從使者治清幷叛夷。遂知瀘州江安縣。以功通判本州。又從辟渝南平寇。有異效。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歲滿請便郡。得知嘉州。之邵奉議郎。嘗爲三司磨勘官辟勾當公事。又從使者按視江廣鹽筴。還對如旨。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之祥宣德郎。之儀未仕。女二人。適通直郎句洙。承奉郎史敏。孫男十人。庚成都府郫縣尉。庚早卒。度廊序雍唐廡廉廣。皆稟訓不怠。孫女十四人。適前進士史厚。簡州司理參軍李葵。太廟齋郎黎儀。進士史器。孫宗彝。餘未嫁。公之康寧也。子以才能出使。孫以進士中第。出使者蓋三人。中第者已三世。士林景慕宜矣。初仲兄湜有氣節。善治產。光祿分財置第與之。使自滋殖。湜亡。其妻又能嗣守。資計益豐。光祿公嘗許以其所積爲之分。已而諸姪議將均之。公曰。士人所以異於編氓者。蓋有孝義廉恥也。治命在耳。愼勿言。嫂之積。秋毫不可覬。未數年。湜之子縱侈無賴。蕩去生業。反訟財之不均。公自引咎。惟有司是聽。而猶子有獲嫂氏所自具資產之數。乃向日稟於光祿公而許以爲分者。蓋倍於衆人所有也。官得之。信訟於是息。人皆服公之義。又嘗念仲弟

沿亡而嗣未祿。乃以一子恩薦其子之奇。故終公之身。之儀猶未仕。族屬貧者聚而衣食。養孤女寡婦而嫁之者凡六人。此皆鄉黨所矜法也。平生所爲詩醅深閒易。有唐人風。凡五百餘篇。藏於家。篤信莊老。造達理致。其將終也。神氣凝靜。視死生如寤寐。非有得孰能至此。然傳者謂公之初生。羣烏大集。其第三日乃去。葬復然。里人以爲佳祥。洎將終之二日。集噪如昔。又三日乃去。其祥不可得而知。某亦不敢略也。銘曰。

允矣程公。實材之良。起仕於朝。克循大方。乃牧千里。惠孚以彰。乃使一道。其爲典常。歸有林泉。錫之壽康。韜我器業。以詠以觴。德久則茂。慶流而長。既穫于菑。亦構于堂。令猷不隕。奕世用光。銘以傳永。故書其詳。

淨德集卷二十二

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邛州常君墓誌銘

元豐七年七月初六日。朝請大夫知邛州事常君卒于官。享年六十一。其孤卜以元祐二年某月葬于華陽縣某鄉某里。以君之行狀來求銘。予與君同郡。而家世往還最舊。自慶歷中。天下興學。君爲石室生。予亦肄業其間。始與君相從。及宦遊四方。多與君接。今四十年。知君可謂詳矣。敢不銘。按君之先居長安。六代祖有任唐安掾者。卒葬江原。子孫寓焉。曾祖延昱。以氣節自任。所與游皆一時豪俠。然於財未嘗苟得也。方是時宣徽使雷公入蜀平寇。思得奇特不羈之士。以備其用。得見甚喜。凡捍禦術略。多從之謀。既而雷公守成都。以書招致。遂爲成都人。祖思齊。性孝友。能竭力事親。雖亂離不失其樂。考禧好事喜儒。善擇師友以教子。故君起家入仕。生有榮養。沒有寵賁。贈至中大夫。封母袁氏華陽縣太君。卒成其志也。君諱珙。字君璧。性穎悟。初就學誦書。雖數百言。一閱遂記。稍長泛觀羣籍。好周官戴氏禮。凡先儒注釋。異同微顯。錯出互見。悉能通之。尤精於名數制度。以至圭幣冠服、車符、樂舞、牢鼎、盧尊之類。用於禮者。其規範之

巨狹。容色之丹黝。先後之序。繁簡之差。皆能條別指數。聽其言如視諸圖。作爲聲律。曲折中度。慶歷六年南宮試進士。孫文懿公夢得與今少保張公安道。實司文柄。以獮日祀祊爲題。君之辭章。詳實華潤。攷爲第一。二公於是勉君以遠到。士人始知君力學而文。既擢第。調合州軍事推官。徙華州節度掌書記。用薦者言。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江陵府公安縣。遷祕書丞。移福州之閩以親年高乞便官。得洋州之西鄉。未行。丁中大夫憂。服除轉太常博士。知三泉縣。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賜五品服。通判忻州。遭太夫人喪。終制。又通判漢遂二州。爲屯田都官郎中。移知資州。官制行。易朝散大夫。知果州。又遷朝請知邛州。君敏於吏治。濟以彊力。事不擇巨細。必究極底裏。然後行之。人多以爲宜。在公安承廢紊之政。民苦無聊。凡賦徭訟訴。處決以平。遂號無事。會歲歉。釋圭田之租。以賑流殍。三泉邑陋俗野。初不知學。君治之。有餘裕。乃作庠序。擇吏民子弟可教者。躬爲課試。人用嚮儒。君之力也。懷安軍三江堰。以侵競致訟。歷四十年不能已。君時在漢州。兩蜀使者委之按治。君鉤索本末。得其情。歸所侵田。而復其堰。溉潤之利。凡四千頃。果州瀕嘉陵。歲歲水患。君審視形勢。爲長堤捍其衝。民得不魚。至今賴之。君襟度疎簡。不競矜式。見善必褒。愛作意引汲。見不善。輒暴揚挫折。若仇怨然。交游視此或少之。徐究其中無他也。嗚呼。君少勵學。博覽彊記。爲文字。就科舉。一試禮部。遂能先衆人。聲華翕然。苟有攀援憑藉。將之緣飾。則仕可以顯。已而汲汲吏檢。老於郡。不失爲良二千石。蓋無愧也。娶孟氏。封永安縣君。子三人。景修宣德郎。景仁昌州大足縣尉。

景儒舉進士。三女適懷州武陟縣主簿劉舜臣。管勾成都路帳司文字袁平簡州陽安縣尉何宗師。孫男六人。女三人。銘曰。

少也務學。求以發身。壯而從政。思以與民。六品之位。其志亦伸。三郡之治。有顯厥聞。葬崇于岡。銘堅于珉。告其子孫。敢忘其親。

中大夫致仕石公墓誌銘

有宋名卿。蜀之純德君子。中大夫致仕石公。享年九十有三。以元祐六年十月某日終于眉州私第之正寢。八年十月某日。葬于眉山縣懷德鄉先塋之次。禮也。維石氏出萬石君之後。唐有仲覽者。仕至兵部郎。又六世曰藏用。大歷中爲羽林大將軍。善星緯之學。當朱泚未亂時。已告老。嘗謂家人曰。天下將有變。惟蜀稍安。乃攜孥而西。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漪。遂家焉。至公七世矣。曾祖瑭。隱居守道。爵祿不及。祖昌齡。累贈屯田員外郎。考待舉。贈至開府儀同三司。公諱洵直。字居正。幼有志操。彊學力文。爲辭章清贍。尚理舉進士。聲稱翕然。中景祐元年甲科。釋褐知涇州保定縣。又知幷之祁縣。通判遂幷二州。守鳳歸成陵彭五郡。分司南京。遂謝事。自祕書省校書郎五轉至太常博士。又八遷爲光祿卿。官制行。易中大夫。累封開國侯。積勳上柱國。以三品服終。此出處之大槩也。始蜀人去五代亂俗未嚮儒。屯田君卽其居。構層臺以儲書。以經術教子弟。里人化之。紘誦日聞。號書臺石家。有子待聞卒其業。咸平中及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

科志大言高與世多忤仕竟不顯終檢校水部員外郎乃公之季父也公以性質之美家法之良深潛厚養完就德器剛不暴於容貌柔不混於履趣平居恂恂然卽之甚温及其遇事決可否則賁育莫亢其勇在成州時寬恤民力之詔下部使遣官行郡有楊士元者持檄而至作氣勢事求索重爲民病公以狀白轉運使卽召之還李元瑜者天資險刻人也知彭州永昌縣爲公屬吏忽就領常平事輒依法逞其私傲上凌下無愧恥銳意戕剝公以理解譬使之馴伏卒無所施一郡不被其毒陵之醫挾其技犯分抵禁詐爲疾幸恩需以免公一日引而榜之彭之巫訴於郡僚構淫祠誑俗以禍福公收而置之法其敏決舉類此識者畏其勇力其少時能安貧重義不求苟得既貴益堅如初在我者約故於物不擾秫歸漆林之饒官吏多爲髹器以廣資用耗地產奪民利上下習以成俗公一切罷去邦人蒙其惠殿中御史張唐英因撰漆民語刻石紀之陵陽圭田之入素號優腴不問歲美惡倚辦較吏務登其贏公盡革之後人遵以爲常君子服其廉夫勇則識者畏廉則君子服然皆公之小者近者其大且遠者蓋未嘗發也竊嘗論之公少而博學舉進士爲天下第六風度清懿從政知治體苟少露餘蘊以示衆或有資地可憑藉則推志及物利澤滋廣功名將赫然豈特數郡而已惟其信道甚篤處己甚重待外物甚輕安晦靜默寶其所有以爲高世所謂進取榮利者未嘗萌於心出於口是故人無知者卒不巨用亦未嘗有毫髮不滿之意其高標令節足以立懦夫敦薄俗鄉黨賴以主風教多士仰以爲師式其顧視悖義喪恥以僥倖錙銖之進者

如龔士也。公既退休。終日閭門泊然。無所營。不與俗子交。卽城南舊圃。爲亭沼。植名花異卉。每乘輿往遊其間。以詩酒爲娛。其詩尤平暢閒澹。無一語及榮辱。時太中大夫程公濬史公瑜。亦已引年。龐眉鶴髮。安車相還往。燕喜賡唱。里人敬之。號三卿。凡如此者二十年。此又非世俗之所能享也。與夫馳騁於名利之場。一絓世網。終身不復出。回首故鄉。如逆旅。心欲奮飛。而迹不能者。楚樂蓋異矣。所得孰爲輕重哉。進退豈不裕哉。公娶蘇氏。累封仁壽郡君。先卒幾年。子二人。長景修。宣義郎。知嘉州洪雅縣。次詠。嘉州軍事推官。監蜀州陶壩鎮。皆亡。女一人。適朝奉郎郭子皋。孫三人。順之承務郎。延之太廟齋郎。元之尚幼。孫女六人。長適進士程輿。次適蜀州永康縣尉蘇某。餘未字。水部有三子。伯輿季皆早世。公既貴。各官其一子。田疇室廬。均而畀之。尤見其雍睦也。元祐初某爲諫官。論事及權貴。得請補外。公之從孫朝奉君嗣慶。具以本末告公。公曰士之所養有素。動而得一善足矣。安俟其餘。斯言其知我哉。及公將葬。朝奉君狀公平生行業。求誌其墓。其敢辭乎。銘曰。

十尋之木。或植于荒。所立不高。視以爲常。我固不競。誰其度量。不剖而尊。不削而棟梁。不弊于刻剞。不罹于斧斨。根堅幹老。惟日之長。彼自曰勝。此庸何傷。所貴在德。久而不忘。

朝議大夫黎公墓誌銘

春秋事出於史。而法與義生於筆削。雖游夏不敢措辭其間。及夫微言寂絕。大旨畔散。傳注解詁之家。坌

並而起。各持其說。以誇異騁高於人。蓋自左丘明而下。五傳殊歸。歷漢晉及唐之盛。而祕府所藏。至六十餘家。千餘卷。嗟乎。春秋之難知而學者之難論。亦已甚矣。渠江黎希聲專經而信道。常謂春秋緣舊史之文。假聖師之筆。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簡嚴。思之不必太深。求之不必太過。則有得。乃探索蘊奧。敷暢厥旨。著春秋經解十卷。大率以經爲主。不汨於異家曲說之紛紜。傳諸士林。信之深從之衆。熙寧初。丞相韓魏公上其書於朝。謂可置文館。翰林王禹玉輩援之甚力。會貢舉更制。春秋不爲科。議乃寢。公亦浩然有歸意。遂老於蜀。今天子嚮儒重道。謂一經不可輒廢。爲置博士。用以取人。則公之亡久矣。嗚呼。道之難明也。有至是乎。狥一時之好惡。而經術用舍繫焉。亦儒者之不幸矣。此所以古之人著書立說。或藏之山巖屋壁。或投之煨燼。而不欲傳於後世。蓋有謂也。按黎氏之先出北正。其後子孫。散處四方。建隆中有曰嵩者。初自雲安徙居潼川。今爲廣安人。嵩生元祐。元祐生德穎。乃公考也。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贈太原郡夫人。公諱滔。字希聲。幼務學。既冠。與仲兄洵游京師。當時儒宗石守道孫明復。皆美其才。韓忠獻公召置門下。譽望益顯。第慶歷六年進士。調利州節度推官。以父憂罷。終制除成德軍觀察推官。監延州折博務。轉大理寺丞。改殿中丞。知閬州南部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監在京鑄鎡務。遷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歐陽文忠公吳長文薦爲學官。得國子監直講。是時太學生凡千數。諸博士講解。先日撰口義。升座徐讀而退。無復辨析旨要。公獨不然。置經于前。按文釋義。聽者樂聞其說。咸宗向之。公凡守雅蜀眉簡四

郡皆先德後刑務存治體不汲汲簿書期會君子喜其勸小人畏其懲有古循吏之風在唐安乘歲饑募民完堤堰兩得其利不殍而稔此治狀尤炳然者元豐七年以朝請大夫致仕哲宗卽位加朝議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九天聖四年十二月十日葬于渠江縣敦義鄉書臺里書臺山下公娶安氏再娶周氏封仙居壽安皆縣君一男傃太廟齋郎早卒女四人長適朝請大夫蒲宗閔次適朝奉大夫楊諮次早夭次又適宗閔孫男二人暹昇皆郊社齋郎公善學知原本窮經立言雖皓首不倦六卿薦于朝將用已而棄不錄然能以教于鄉其臨政必重民所至有可紀舒而廓之豈特沾滲四郡乎世所謂鄉先生良二千石公無愧也銘曰

言可以垂世屈伸存乎時或布于廊廟雍泮震發斯文之光輝或委之重巖餘燼來者莫得而知志可以澤物廣狹繫乎用或彌塞海宇鼓舞萬靈之動或踧踖遐陋敝耗米鹽之冗名在彼孰先義在我孰重欲識公懷銘于高冢

朝奉大夫知洋州楊府君墓誌銘

漢太尉楊震以忠義剛方之節扶危持顛王室倚之雖亂不忘功德及四海深且大矣天與令善子孫盛多歷九百九十年爵祿猶不絕間有賢者出焉蓋二十四世生漢公在唐宣宗時領宣武天平二節度居靖恭里光顯一時又二世生珂任金堂縣令生國子祭酒瞻因葬金堂於緜竹遂爲緜竹人祭酒生潁仕

孟蜀爲漢州別駕。別駕生曠懷道。自晦不願仕。族黨尊爲隱君。祥符天禧間。大臣表論行義。授國子監主簿。隱君有二子。長曰至。爲尚書郎。故累贈太常少卿。次曰塾。乃君考也。趣識超邁。有君子長者稱。鄉人之善者。皆師式其行。贈朝請郎。君諱宗惠。字敦夫。孩提時。已莊謹不妄笑言。既長能學以干祿。擢嘉祐八年進士第。初授眉州司法。以親嫌徙陵州。視條格有未安。輒論奏。往往如請。著爲令。遷遂州青石令。改著作佐郎。知綿州巴西縣。是時苗役之令初下。遠方郡邑。行之或過與不及。獨君能體法意。推廣以序。民得不擾。使者請君齎奏而上。謂可遷進。君以親年高辭不行。就辟監成都商稅。前此有司幸賞。征斂無名。求溢常課。多至遷二官。君罷太甚者。羨入遂寡。疇其勞。惟可減歲進秩。丁母憂去位。服除改祕書丞。君居喪逢郊霈。未封其親。乃敍前勞於朝。丐一命以及父。部使亦爲之言。皆不報。君自是不復語減歲之賞。朝請公既沒。終喪。踰年。顧松檟不忍去。殆無仕進意。親友強之。久而後行。今天子卽位。詔天下實封言事。君獻十議。一任宰相。二選將帥。三省冗官。四薄賦斂。五愼名器。六安邊鄙。七廣言路。八重法令。九節浮費。十議科舉。其言有補於治。嘗通判衡州。歲大水。民饑且溺。郡守坐視不卹。君盡假官舟以濟。發廩貸之。然後白使者。全活甚衆。湖南郡縣凡追集吏。以文書鬻於皂隸。謂之賣帖。得者藉以斂賄。公肆掊擾。上下不爲怪。民甚病之。君嚴治之。立禁條以上聞。朝廷因作法頒天下。又嘗知洋州。爲勸學文諭郡人。朔望率諸生釋菜於先聖。退而環坐。執經講論。課試能否。於是舊俗一變。學者數倍。爭訟爲之衰息。紹聖元年十二月十二

日卒于官。既閱月。朝奉大夫命始下。享年五十六。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母張氏。封廣德王氏。封靖安。皆縣太君。妻黎氏。壽安縣君。子六人。綝。繗。紬。繻。綠。綦。綝。瀘州司戶參軍。紬早卒。餘皆力學求舉。女三人。長適宇文綱。次適李際季。適奉議郎張及君。孝友廉靜。貴義而賤利。事親能養志。惟恐一毫違其欲。愛人惜物。甚勤。不汲汲於榮祿。朝請公長女。既適朝散郎宇文時度。愛之留於家。與君共居三十年。內外無間言。洎析產爲二。君乃占脊土。故伏臘冠婚之費。有不給。而終身猶貧。親黨無以葬。與孤女不能嫁。則出力貸之。壬申歲。縣竹水災。君率里人瘞溺尸凡千數。其在官亦以爲切務。元祐中大臣有喜君者。欲援以進。君不趨合。乃已。或勉之。則曰用舍在道。通塞在命。求無益也。平居不倦學。有文集二十卷。晚讀釋老書。常戒殺。間不茹葷。旬至四五日。非賓客盡晝默坐。將捐館之數日。呼綝讀司馬承禎坐忘論。既而嘆曰。人之處世。要在如是。於物我始終之理。其有得乎。及其亡也。親友或謂君常苦脾疾。蔬食損氣。以及大故。蓋惜君不幸而云爾。有王從古者。持術攷數。或以奇中。嘗告君曰。異時有同祖考名者。位己之上。宜慮以避禍。君既在洋。會朝奉郎張墊爲利州路轉運通判。適與朝請公同諱。未幾君乃卒。嗚呼。天下之事。不可致詰。豈一端者。元豐初予始識君。一日與客偕至。客詫其親侈縱聲色以自奉。眞得富貴之樂。君愀然顧予曰。審如是。何以示子孫。予嘗研味此語。愛君之清識云。銘曰。

其質也良。其守也方。外舒其華。中斂其光。富兮非吾樂。嗟悖義而多藏。貴兮非吾好。敢枉己以自戕。予述

孰從。泰然不競之場。予心安歸。漠然無何有之鄉。令名不忘。終焉允臧。